

Kodak
LICENSED PRODUCT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ers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B 13 14 15 17 18 19

畿道巡回日記

第二篇

ル 4
1175
2



門 1175
卷 2



御夫殘忍余常憎之

畿道巡回日記第二篇

明治十一年戊寅七月一日

武藏 生田精子精著

七月一日拂曉辭家。抵神田淡路町廣運舍。隨員山井先在焉。乘馬車而發。路經宿雨。泥土黏輪。車行甚遲。御夫叱咤。揮鞭打馬。鬚毛為禿。渡神流川。即上野之國。過新町。雨大至。四面卸油幕。懊惱甚。過岩鼻家。點燈。抵高崎。投荒町。越後屋。宿客充滿。卧隅室。夢塊不安。是日。行程二十七里餘。經驛十二。曰板橋。曰蕨。曰浦和。曰大宮。曰上尾。曰桶川。曰鴻巣。曰熊谷。曰深谷。曰本莊。曰新町。曰倉賀野。

巡回日記

第二篇

一

燒麥怪年不齊

七月二日。宿雨新霽。四山呈翠。壬戌之夏。携內人游伊香保温泉。留浴連旬。榛名妙義赤城之諸山。皆為舊識。而內人去年已歿。今日獨過此間。遙望諸山。今昔之感。不能已。入三國街道。道路屈曲高低。抵澁川。倩籃輿渡吾妻川。過橫堀。此間經前日大風雨。山崩水溢。倒家壞道。居民力役繁忙。乃倩馬。村婦負兒引。繮健步可驚。沿道村家。煮繭繰絲。紡車之聲。軋軋相達。號為天下養蠶之鄉。洵不虛也。抵中山。投北國屋。村中婦女群集。各左手把束麥。右手持炬。向穗頭放。火。針焦殼拆。粒粒墜地。拾收為苞。謂之燒麥。其量甚

宜蓄藏云

二十年前過此地有句云滿地栗花街兩行今讀之慨然憶曾游老兄紀事之妙不讓古人

減其味最薄云。蓋連旬淫雨。失風日乾曝之期也。農家之生計可憫哉。山中猶寒。浴後著外套。不張蚊帳而卧。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金古。曰澁川。曰金井。曰橫堀。七月三日。發中山數里。山深路狹。四面皆栗樹。老幹偃蹇。枝頭花盛開。異香冉冉醉人。秋實之收穫。以谷量云。下桐窪嶺。有數十間棧道。兩邊巉巖。直立千仞。令人戰栗。抵三國山下。雨至冷甚。沿路樹林蒙密。空翠滴滴。客衣皆濕。過猿京。山愈高。樹愈深。巨木良材。卧路傍。如蜘蛛盤踞。匠人無顧盼者。路傍紅躑躅盛

開山。皴猶留宿雪。遠望宛如青檀。上織出白紋。踰嶺即越後之國。抵淺貝。投三條屋。日猶高。作鄉書付郵便。是日。行程十里。經驛五。曰塚原。曰布施。曰須川。曰相俣。曰永井。

七月四日。踰二居芝原二嶺。抵関。山漸開。路漸平。村家稀疎相連。家皆有樓。以板葺屋。石塊壓之。門戶必作別屋。其狀如所謂玄関者。蓋冬間雪積丈餘。道路高於簷。窓戶不能開。乃就屋中作階級。以便出入。且取明於樓窓云。抵六日町。投目黑屋。居室清楚。待客有禮。家瀕魚沼川。偶獲大鱒。乃命膾之。皿中敷雪塊。

盛肉。紅玉相映。新鮮可喜。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五。曰二居。曰三俣。曰湯澤。曰関。曰鹽澤。

七月五日。乘舟下魚沼川。舟底觸石。戛戛有聲。乘客填咽。膝摩臀推。臭穢可厭。十里餘。抵川口村。信濃川來自左。河身邊濶。水色變黃。冬初水涸之時。僅成青色云。急湍波高。水浸舷端。篙夫戒客。卸篷端防之。舟過小出小千谷也。村婦成群。突入舟中。賣酒有餅菓。強顏多辯。逐之不去。令人困頓。達長岡。上陸。投渡里町外屋。是日。行程十六里餘。登漁船。河身益濶。縱七月六日。乘脚艇。下小渠里餘。登漁船。河身益濶。縱

水鄉光景可想

余越人也而蚊不傷人之奇所未曾聞

橫漲流。或為丁字。或為十字。八千八川之稱。不虛也。河身最濶處。至八町餘。四望平遠。如無山。田闢樹連。人家點綴。其間舟楫來往。物產運輸之便。可知也。蓋越後之為地。土壤廣衍。物產富贍。民巧機織。生理常優。云抵三條。憇止。此間為市者。皆魚鰕之友。菱茨之徒耳。又移別船。駛行。薄暮達新潟。上陸。投古町通五番町。秋田屋。浴後點燈。紙影暗黑。檢之。則蚊蛾來集也。婢子展卧床。不張蚊帳。問之。則曰。蚊蛾不傷人。及就寢。果然。是日。行程十七里餘。

七月七日。轉寓古町。通六番町。櫛屋。乘閑散步。市店稠密。街路修整。溝渠四通。物貨輻湊。妓樓最壯麗。頗為殷富之地。戶數凡八千餘。但家屋構造。除公舍社寺之外。皆板屋。鹿製。無足觀者。屋外更設數尺虛簷。作一條通路。避雨蔽日。甚便行人。越後各邑。大抵皆同。蓋防積雪埋路之患云。離市望海。佐渡在左。粟生島在右。遙翠相映。港口彎曲。為淺斤。巨船不能泊。大欠運輸之便。近年官民相謀。捐巨費。為疏鑿。而功未就云。

七月八日。有事赴縣廳。歸路詣白山神社。游新潟游園。逍遙市中。遂至西濱松琴亭小酌。林泉幽邃。魚肉

新鮮。頗慰客愁。縮布絹紬。為此州名產。買一二端。作鄉書付郵送。

七月九日。拂曉乘漚船。再溯信濃川。川經宿雨。水大流急。舟脚甚遲。點燈後。達長岡。投渡里町渡邊屋。是日。行程十七里餘。

七月十日。午後散步市中。戊辰之亂。城池毀壞。兵燹蔓延。士民第宅悉延燒。市街皆係新築。道路修潔。物貨輻湊。旅店最為繁昌。蓋長岡之地。位越後中央。瀕信濃川。水陸四達。以故致此殷贍也。戶數凡五千餘云。

七月十一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七月十二日。曉發渡長生橋。橋架信濃川。長數町。係六七年前新造。過橋。原野廣衍。會修築道路。禁車馬通行。乘籃輿而過。踰妙法寺嶺。嶺上有十餘石腦油井。皆以藁作屋。架輓轆。數人相扶汲之。其色殷黑。黃泡浮動。盛之桶。藁裹之。馱而輸市。井深各數千仞。俯瞰不能窺底源。越後之地。產石腦油有數所。而此間最多云。如法寺村有火井。以道遠不能造觀焉。抵妙法寺。倩馬出驛數里。山遠田闢。眼界皆稻秧。青色相連。如展方十里之青氈。近海數里。沙路漠漠。進寸退

又馬行甚遲。抵栢崎。投天屋。是日。行程九里。經驛二。曰宮本。曰妙法寺。

七月十三日。散步市中。市坊沿海。人家稠密。東西相連。魚店最多。戶數凡三千二百餘云。頗為名邑。此地為伯父國秀君全家罹禍處。有里老加藤者。能記其事。乃請為導。折市而左。至火葬場。崖上有圓石碑。彫題六道能化地藏尊號。是瘞其遺屍之處。當時有所忌憚。不表其名云。乃排草萊。跪拜。掬露供奠。加藤細談往事。令人益悽然。遂訪諏訪祠官樋口。樋口祖父某。慕君學德。招待周旋。以故藏君手書甚多。覽閱數

封建之世才子
壽命每每如此
噫

大塩平八郎一
流人物
夫妻並奇可收
拙著偉人傳中

回。談往事而歸。君通稱萬。號東華。為人慷慨好義。少奉藩制。研究朱氏學。識力傑出。兼善翰墨。妙詩歌。後讀平田篤胤翁著書。恍然有悟。專修古道學。竊行束脩。翁喜其篤志。誘掖特異。未數年。占高第首坐。最精古易。翁常以吾易目之。君慨藩學之固陋。不適用。遂上書駁其非。有司怒其不遜。放逐除藩籍。君携妻孥赴江戶。後移居此地。下帷教授。天保八年。天下不稔。餓莩橫路。人民連署乞賑恤。有司不納。眾忿恚。謀逐有司。發倉廩。推君為參謀。六月朔日。襲治所。不克。中銃丸而歿。其妻香取氏有志操。獄中絞二兒。從容自

殺。鄉里傳為美談。里人請其屍。合葬之。距今四十一年也。君為吾家嫡長。未承家業。罪故先考。以弟為嗣。襲後數年。藩赦君歸省。余六七歲時。君歸省。手賜朱軸筆一枚。容貌魁梧。頗有威望。今僅記之耳。嗚呼。先考逝。亦既經十八星霜。墓在石見。近日巡行之路。次將展拜。今昔之感。攢胸臆。

七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入夜大風雷。濤聲驚眠。

七月十五日。自栢崎至推谷數里。沙漠渺渺。沒馬脰。海濤洶湧。雪立數丈。自推谷以東。沙漠稍淺。行人多

沙濱行旅實況

踏潮痕而過。狂濤襲來。時濕馬腹。鞍頭寒心者數回。此間沙濱。經昨夕大風。海藻堆積。漁村婦女。裸程成群。携籃拾之。渾身蒙潮水不動。鯿面如鬼。蓋細選以作雪花菜云。經出雲崎。市街一條。相連一里餘。頗為名邑。抵寺泊。投住吉屋。日猶高。詣白山媛神社。地高樹深。右望彌彥山。左望佐渡國。洋面夕陽將沒。紅彩爛發。令人忘羈旅之情。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荒濱。曰推谷。曰右地。曰出雲崎。七月十六日。拂曉入舟。洋面風收。海水如油。篙夫五人。各動櫓。船上不設艙榻。炎日下徹。張絹繖而坐。流

汗如雨。午後風來波動。篙夫忙揭席帆。迅行如飛。連赤泊。即佐渡之國。上陸投淡路屋。是日行程十六里。七月十七日。自赤泊至新町五里。踰山度水。蹊路崎嶇。凸凹。樹圍石出。頗為險道。降梨木嶺。俯瞰則土壤平行。萬頃稻田。翠色相連。西南地勢漸窄。縮為一大灣。漁艇來往。如點木葉。號為魚稻之鄉。真不虛也。自是東北四里。有夷町。亦為一大港。加茂湖末流貫市街。風景最秀美云。以道迂不得造觀焉。自新町右折入山十町餘。有順德天皇祠廟。拜額數回。懷古之情不能已。承久之亂。天皇罹逆臣毒手。幽囚多年。吞恨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北海孤島有此温秀境造物之妙不可思議

以崩。爾來數百年。武門弄權。前狼後虎。無復有講大義知名分者。當時土人哀之。安石以表其蹟云。王政革新。首遷神靈於西京。以慰在天之靈。築祠廟於此地。以表追孝之典。嗚呼盛哉。出新町數里。道路平坦如砥。沙明松青。國府川流其中間。山水明媚。宛如行東海道中。沼津原之間。行吟緩步。路上草細石稀。履齒無聲。不意絕海孤島有此平行佳景之餘地也。自澤根右折。踰山一里餘。抵相川。投下京町石井。家在崖上。俯望大洋。風濤險惡。令旅客心寒。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新町。曰河原田。曰澤根。

不為偉人為金
石者耶

七月十八日。轉寓味噌屋町藤井。午後散步。市中人家。延亘崖上崖下。石磴高低相連。戶數凡三千云。市店皆醜陋。物貨陳惡。旅舍之設尤麁鄙。蓋地僻人陋。不知愛旅客。居室衾裯皆不潔。使人不堪久留。但產出金銀。為皇國之最。居民業鑿礦。以故致此輻湊也。金銀礦之數。凡二十餘。有礦山分局。以管理其事務云。

七月十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薄暮過前市。買名產瑪瑙製玩具一二品。遂出海濱。眼界皆細石。被潮汐吞吐。廉角銷剋。圓滑光瑩。五色錯雜。

叙景如画

危險令讀首寒

如展一面色。擅從波浪進退。濺濺有異聲。佇立多時。拾美麗如王者數顆而歸。

七月二十日。早發抵澤根。倩漁舟而發。灣中風便波靜。離二見數里。顧望金北山。則陰雲微點。長虹飲水。須臾洋面波高。澎湃洶湧。如萬仞雪山。舟身掀翻上下。或浮雲霄。或陷奈落。篙夫相戒曰。宇禰利起。須注意。宇禰利者。蓋巨浪自遠至之謂也。故向波頭進舳。巧操櫓楫。僅達堂鎌浦。倩牛載行李。踰山一里。抵小木。投丹後屋。北海風波之變幻。真可畏也。是日行程十里餘。

想見米氣灰氣
惱殺人

七月二十一日。舟子來告風波未定。淹留無事。散步街上。市店多賣船具。或製家具。有妓樓。有魚店。人家稠密。戶數凡七百餘云。遂出海濱。城山斗出南面。左右各成灣港。港形深奧。皆可泊數十巨舶。為北海有名港云。至港南演劇場。場係新築。觀棚無障屏。大洋可眺。偶演袖款雪中唱歌之曲。後有海風。前有雪景。頗宜納涼。足慰半日之閑。

七月二十二日。風潮未平。望越後諸山。以佇立耳。

七月二十三日。舟子來告解纜。忙束裝入舟。舟中堆積米糠石灰。起卧無地。篙夫抽篷底藁苞數個。以為

容膝之處。宛如土窖。吟文文山正氣歌自慰。午後風便波平。入夜。達寺泊。上陸。投藤田屋。是日。行程十八里。

七月二十四日。過出雲崎。倩馬驛舍主人年近六十。問余姓氏。視余容貌。談及伯父國秀君之事。問其故。則泫然曰。僕本栢崎人。十二三歲時。親師事尊伯君。君歿後數年。為此家養子。追傷君非命。四十年于茲。今日見其親姪。為灑涕。因留饗酒飯。磨墨需書。乃解旅裝。抽筆揮灑而去。亦可謂奇遇也。抵栢崎。投舊寓天屋。旅客填咽。不堪隅坐。散步前街。燈光四徹。客跡

見海岸瘦石骨
立之狀蓋山巒
巖石被水磨盪
者厥則稜平海
巖則愈瘦愈銳
豈水甘潮酸之所
使然乎

如織頗慰寂寥。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日出雲崎。
曰石地。曰椎谷。曰荒濱。
七月二十五日。拂曉舟子來報。有柿崎便船。乃乘焉。
微雨時來。東風徐生。舟沿岬角。行危巖怪石之間。有
類鳥獸者。有類仙佛者。有如宮殿樓閣。開戶穿門。欲
迎人者。有如蛇鼉蛟龍。動爪張吻。欲吞舟者。或有壁
立千仞。不可望其頂者。或有巨石橫卧。垂枝露根。庇
蔭魚貝者。皆被潮汐磨礪。肉剥骨存。斬然截然。予僅
觸之。即見血。其奇形異態。駭目奪膽。不可名狀。連柿
崎。上陸。雨晴。道路平坦。米山在面前。渡新川橋。橋上

我霜臺公決
凌凌千古耀史
乘不得謂切名
短也噫

望一丘。屹然雄偉不凡。問之。則曰。是春日山也。有松
數株。以表其趾。此間田野中。多有壘壁遺礎。蓋當時
將士第宅之故墟云。春日山南負峻嶺。北俯大洋。沃
野萬頃。長川流其間。灣港可泊巨船。可謂越後中第
一形勝之地也。嗚呼。不識菴孤身蹶起。未數年。睥睨
三越。顧盼八州。至無與之相抗者。史稱其行軍如雷
雨。過可不謂希世英雄哉。雖然。其啞啞叱咤。血刃畧
地。畏服一世者。亦一時之遊戲耳。供後世史家之刺
案。文人之閑筆。亦何益。因思佛氏以濟度衆生為教
旨。苟利世益民者。殺身為之。彼空海日蓮親鸞之徒。

孤身勇敢。跋涉深山大澤。排榛莽。作槁梁。遐取僻邑。愚氓蠢隸。至今皆以大師上人尊崇之。表古迹。傳德澤者。抑何故歟。諺曰。道德長。功名短。蓋謂此也。方今王政革新。絕英雄割據之迹。無復以兵革博功名者。而以學藝工業博功名者。或將踵興焉。是可喜也。薄暮抵直江津。投松屋市街縱橫。人烟稠密。妓樓最為美麗。戶數凡千五百云。偶聞小瀛船明朝拔錨向越中。乃命買牌券就寢。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三。曰柿崎。曰瀨町。曰黑井。

七月二十六日。早起出海濱。風濤如山。徒跣侵潮。乘

脚艇。掀翻欲覆。僅登瀛船。船係新造。客室清潔。但開航始于十餘日前。舟中無紀律。招客貪多。拔錨違期。風濤益高。船身如舞。乘客半嘔吐苦呻。臭穢甚。余亦覺胃中小不快。因絕飲食。瞑目而卧。午後風濤少收。開船窓左顧。則巉巖直立千仞。山麓水涯。僅有一條砂磧。以通道路。每一二里。有數十戶村落。風景荒涼。波濤或至躡道路。沒山麓巖腹。有巨洞。為行客避潮處。以免其溺沒云。真北陸道中之絕險。俗稱親不知。蓋父子雖相愛。不遑相救之謂也。今有瀛船之便。免其跋涉。可謂天幸也。夜半達東岩瀨。即越中之國。上

陸投魚屋。是日。行程三十里。

七月二十七日。發東岩瀨。行田勝之間。左望立山。屹立群巒之上。山頂斬截如鋸齒。雲烟蔽麓。直立凡五千尺餘云。過富山。人家稠密。物貨富贍。市店相連。城池今廢。為學校病院。新築輪奐。戶數凡一萬千五百餘。神通川貫流其間。流勢猛駛。橫列舟六十四隻。鐵鎖繫之。布厚板以便通行。風景爽快。頗慰人意。四野平行。稻田如海。道路平坦。松林相連。不讓東海道中。過高岡。市街修整。人家殷贍。喬木蒼鬱。立其間。蓋富商大賈之巢窟。戶數凡六千餘云。離市數里。稻田中

有濃綠高層者。是菅草也。土人刈其莖。曝烈日以作筵。為物產之一。蓋越中之為地。山巒圍東南。北方沿海之地。皆平行。四大河貫流其間。有舟楫之便。灌溉之利。土宜無所不贍云。此間會修築道路。禁車行。倩馬徐行。炎熱如燬。抵四十萬。投香崎屋。開窓戶而卧。猶覺渾身發汗。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三。曰富山。曰小杉。曰高岡。

七月二十八日。過今石動。上礪波山。山不甚峻。喬松夾路。翠陰落落。抵絕頂。即加賀之國。四山皆棧。最宜眺望。加越諸山之餘。脈斗出北海。為蜿蜒之形者。

果然乎五輩亦
為史所欺常以
為峻嶺之想是
等處乃歷游實
地之切蓋史之
欺後也此類甚
多也

是能登之國也。有茶店賣餅。經俱利迦羅村。抵竹橋
升降凡三里云。或云屬越中國礪波郡者。謂之礪波
山。屬加賀國俱利迦羅村者。謂之俱利迦羅嶺。往古
木曾冠者用火牛之策。破平氏大軍之處。史稱下死屍
填咽溪谷。水不為流。蓋假想險峻以形容大捷之狀
耳。自今石動至竹橋。遠山麓經水涯。新開一條平坦
道路。竣切在近云。美舉可喜也。抵金澤。投今町田島
屋。居室狹隘不通風。而一家愛客。款待甚至。大慰旅
愁。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今石動。曰竹橋。曰津
幡。曰森下。

七月二十九日。有事赴縣廳。歸路遊公園。地在城東
南。高阜相對。俗稱辰巳御殿。舊藩主別業也。山上平
坦。有一大池沼。可泛舟。喬樹千章。蔚蔚相圍。且避炎
日。有割烹店。備酒有待客。林泉幽邃。眺望絕佳。可俯
瞰金澤市街。城牆石壁。皆存舊形。今為名古屋鎮臺
分營。山麓有瀑泉一道。落巖壙之間。令人肌膚粟立。
其規模宏壯雄偉。伯仲東京吹上御苑。可謂盛也。散
步市街。市店擲地。物貨輻湊。車馬絡繹。紅塵迷離。戶
數凡三萬四千六百餘云。戶數之多。除三府之外。名
古屋為第一。金澤為第二。但家屋皆篋製。無瓦光壁

彩之觀美。蓋冬間雪深。瓦屋則恐雪迸。粉壁則恐凍剝也。從前國老巨族第宅。今為數百戶市店。晚游殿町大川亭。樓臺美麗。飲饌適口。頗有西京之風味。七月三十日。晚游淺野川大橋。河身多砂磧。蘆簾設席。揭紅燈招客。游客雜遝。宛似西京四條河原。七月三十一日。早發市街相連凡二里。出市門。松林夾路。平坦如砥。過松任。有千代尼塚碑。因思金澤藩提封百二十餘萬石。富有三州。占國主大名首坐。而三百年間。不聞有以武術文藝顯于世者。豈藩治尊道德。而不屑藝術邪。將藩域深奧廣漠。雖有焉。而不

吾輩亦嘗怪其無聞人願懼幕

府之嫌不誠舞
臣士務愚黔首
以遠禍者歟

炫耀于世邪。獨使一孤嫠十七字之短歌。成名于後世。亦可怪也。自粟生右折。出海邊。渡手取川。沙路如雪。左望白山。雲煙變黓。只見其麓。此山為北陸第一之高山。直立凡八千四百尺。跨越前美濃飛驒三州。夏日尚有積雪云。右望安宅浦。為三湖流注之處。青松白沙。點綴相圍。頗為絕景。過月津。望篠原古戰場。有齋藤實盛墳墓。蓋加賀之為地。白山之脈。分走左右。之平原廣野。地質磽确。物產不饒。風俗優柔云。抵動橋。投舞坂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六。曰野野市。曰松任。曰栢野。曰粟生。曰小松。曰月津。

八月一日。護動橋。雷雨驟至。冷甚。馬上披雨衣。過大聖寺。入新道。踰一丘。即越前之國。抵牛谷。下馬。鞍滑足逸。顛倒墜地。撲傷脊骨。行步甚艱。乘車過九岡。數里。渡九頭龍川。橫列舟四十八隻。為浮梁。係柴田勝家。創造云。去年撤之。新架長橋。今存船橋驛之名耳。抵福井。投照手上町佐治氏家。南臨足羽川。九十九槁。橫東面。眺望絕佳。水風透肌。居室美潔。衾裯清楚。主人款待甚至。聞余撲傷。速招醫貼藥。疼痛稍痊。蓋福井。隨員山井之鄉里。預送書親族。以選留寓之處云。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五。曰作見。曰大聖寺。曰牛

谷。曰九岡。曰船槁。

八月二日。屏居養傷。讀地誌。閱韻礎。亦旅况之一適也。

八月三日。自前宵大風雨。山影沒雲。河身一面。洪流猛駛。舟楫皆廢。橋上無行客。壅簾而卧。

八月四日。倚樓欄而眺望。南面有山。蜿蜒田野中者。曰愛宕山。其頂上有老松一株。豐太閤征柴田氏之時。立牙營處也。柴田氏所據北莊。即今之福井城也。東面隔山。三里餘。有一乘谷。朝倉氏累世割據之故址也。福井城池皆廢。汗萊荒蕪。無足觀者。市街道路

記中不可少此等證明語

八十八而曰九十九者何也古延而今縮者乎又曰此橋并甲列猿橋防州錦帶橋稱日本三奇橋今如所記則不足復煩大手筆如評日本三景下大斷案乎

廣濶。溝渠流其中。中央市店修整。物貨充足。足羽川貫街衢之間。有長橋。曰九十九橋。長八十八間。舊製半係石造。半係木造。世稱奇工。而其石質脆弱。不堪受車輒。今皆改為木造。只橋欄橋脚。存其舊形耳。戶數凡九千三百餘云。其規模雖不及金澤。而山水溫秀。市店殷富。大足慰客愁。余以為北陸七州之冠冕。八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薄暮。里人相會。舉烟戲於河原。樓欄相對。恰宜觀望。橋上觀客充滿。頻聞車夫辟人之聲。至夜深而罷。八月六日。添削筆錄。付淨書。醫師至。貼蛭針。疼痛稍

輕。晚來無事。讀東京新聞紙。鄉情勃然。八月七日。買名產奉書紬一二端。作鄉書付郵送。八月八日。疼痛大愈。應宿囑書數幅大字。亦慰閑之一策也。八月九日。散步前街。遂詣足羽神社。喬樹深深。白日猶昏。社後有碑。記繼體天皇潛龍之時。浚三河。鑿阪井港。治水害之事。蓋逸史也。山上有楊弓店。山腹有酒樓。游客輻至。亦足以表人烟稠密。八月十日。水樓無風。晝熱如燬。偃卧消日。公事既了。疼痛亦痊。便命明朝發程之事。

新田公之忠誠
而猶有頭晦况
他乎噫

八月十一日。發福井。行田勝之間一里餘。過三屋村。吊新田左中將戰歿古跡。今稱藤島神社。列別格官幣社。祠廟未成。以竹柵為繞圍。祠官監守之。嗚呼。左中將勤王之功績。雖有如小讓楠氏者。而至其志操終始不貳。斃而後已之大節。則曰爭光日月可也。然而湊川神社。建築宏壯。祠廟煥赫。既成於十年之前。豈地勢有顯晦。人情有好惡歟。抵阪井港。投上町鶴田屋。至晚散步。街衢負山沿水。鱗次稠密。家屋多朱費粉壁。市店縱橫。貨物殷贍。戶數凡二千二百餘云。到港口。日野足羽九頭龍三大河會同于此。河身濶

四町餘。南岸曰泥原新保浦。人家高低相連。竹樹補綴其間。中央有道實島。夕見町。湊橋架之。高船輻湊。帆檣林立。風景秀美。為北陸中無比之勝地。但河身為彎。港口沙淤堆積。巨舶不能入。今官派遣吏員鑿河身。浚港口云。港之北端有安島崎。巉巖橫海七町餘。又有雄島。相距二町餘。其間奇巖怪石。綦布星羅。頗有足觀者。以日沒不造觀焉。遂游通仙樓。觀三國踊者。素樸可喜。有女校書能勸酒。醉卧至曉。是日行程五里餘。

八月十二日。自港口乘漁船。洋面無風。船室暑甚。倦

卧消日。晚達敦賀。上陸。投富貴町米屋。舳舻一過。涼月破雲。快甚。是日。行程二十里餘。

八月十三日。轉寓橋町近江屋。家業割烹。樓閣宏壯。飲饌有味。南北通風。頗忘酷暑。舳舻散步前街。街上噴泉湧出。清冽可飲。街路方正。市店櫛比。人烟稠密。頗為名邑。戶數凡三千二百餘云。東南西三面。山巒相連。北面開一大灣。灣腹方一里餘。水深數十仞。大船巨舶。可近岸碇泊。為北陸第一之良港。聞官有延京都鑛道線。及此地之舉。可謂盛也。蓋越前之為地。東南帶山。西北皆平行。土壤膏腴。五穀皆宜。人民勉耕

松露必有異香

余作耕雲齋傳
載偉人傳第四
編今讀高文其
憎幕吏殘則處
痛快與愚說暗
合

織物產甚多。有阪井敦賀二大港。舟楫能通。運輸甚便云。

八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游西松原。老松數千。蔚蔚成林。林中一面。平沙如雪。方八町餘。春夏之交。產松露最多云。可謂一勝區也。林外有武田耕雲齋及水戶藩士三百餘名之墳墓。丘上立墓碑十五基。勒其姓名。木柵為遮欄。不得近讀焉。嗚呼。武田氏之罪狀。雖不知其輕重。而不加一訊斬之。亦可不謂慘刻哉。世稱幕吏為惡鬼羅刹。非無故也。噫。此輩安知不為今日車夫隊中之齋子。抑

余聞之。耕雲齋率全軍八百十三人。降某藩軍門。陳情哀訴。決死求免。流賊之名。夫窮鳥入懷。獵夫不殺之。幕命雖嚴。幕吏雖暴。豈無保庇之術乎哉。斬三百五十餘人首。視如茄瓜。茫茫白沙。變為紅雪。何其無情也。肉食之徒。不知人痛癢。古今皆然。豈特某藩哉。感慨數時。一拜而歸。

八月十五日。發敦賀一里餘。踰關山。即若狹之國。山脈錯峙。道路屈曲。磧礫啣車輪。戛然有聲。過三方。右望三方湖。三湖相接。周四各二里餘。多產水族云。抵小濱。投新堀川八原屋。全街鈞燈籠。表孟蘭盆會。讀

經念佛之聲相達。兒童携紅燈。唱歌成羣而過。喧噪甚。是日。行程十二里餘。經驛四。曰佐柿。曰三方。曰倉見。曰日笠。

八月十六日。得東京家書。知全家無事。大慰旅情。午後轉寓今宮町鍵屋。晚散步市中。人家稠密。街路平坦。戶戶有噴泉。溝渠清潔。頗洗炎熱。渡橋而東。城池汗菜。只存礎石。士族第宅。多為商店。遂出海濱。港口鬱環。商舶碇泊。漁舟來往。紅鱗甚多。若狹鯛之名。不虛也。戶數凡四千餘云。自越前敦賀以西。婦女服飾語音。皆摸西京。家屋倉庫建築。總有都樣。與北陸諸

州。如異世界。蓋若狹之為地。瀕海岬奧錯出。除小濱之外。無一港灣。巒嶂重疊。疆域狹隘。土質磽确。物產最乏云。

八月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八月十八日。早起乘舟。達和田村。上陸。三里餘。踰吉坂嶺。即丹後之國。日暮抵市場。乘舟而發。山脈散布。巧抱海水。小嶼點綴。如一大池。山腰漁村。篝燈相連。蘆葦叢生。游魚跳躍。涼風徐至。頓忘煩熱。須臾缺月離山。光華映水。沙禽夢驚。啾啾呼侶。死為仙境之想。夜半達舞鶴。上陸投新町茶屋。夢魂猶清。是日行程

讀之亦有風塵外之想

十二里餘。經驛三。曰高濱。曰吉坂。曰市場。

八月十九日。轉寓平野屋町。烟草屋。晚散步街上。溝渠穿衢。舟運甚便。灣浦屈曲。山巒錯出。風景最美。而市店矮陋。街路不潔。城池毀壞。大道生草。戶數凡二千餘云。

八月二十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八月二十一日。乘舟發舞鶴灣。旭日未上。山風滿帆。舟行如飛。左望神崎。由良二濱。皆製鹽。竈烟裊裊。由良川貫流其間。風景最美。古歌曰。由良之戶者。即是也。舟達中村。上陸。踰山一里餘。抵宮津。城池毀壞。今

為道路。投本町三重屋。是日。行程六里餘。

八月二十二日。曉起倩小舟。游天橋立。周游松林之

間。遂詣橋立神社。橋立者。與謝郡江尻村之沙洲。長

二十八町餘。闊三十二間餘云。南端對文珠村。僅隔

一町餘。東橫絕與謝海。西抱岩瀧灣。青松一帶。林立

白沙之間。蒼蔚如畫。日本三景陸前松島之一也。呼

渡航達文珠村。詣智恩寺。寺域廣大。建築宏壯。額堂

揭天。橋咏歌頗多。遂沿海濱入市中。人家枕灣。街路

修正。市店擲比。物貨稍足。戶數凡二千六百餘云。可

謂丹後第一之名邑也。午後轉寓魚屋町京屋家。近

海濱。能通風。薄暮詣太神宮。地據高阜。四面受風。游

客雜沓。有賣餅菓者。有鬻絃技者。頗慰寂寞。蓋丹後

之為地。丹波之山脈散布州內。舞鶴宮津之二灣。幽

邃屈曲。風景絕佳。而不便碇泊。地味磽瘠。乏平田廣

野。土民能務蠶織云。

八月二十三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八月二十四日。乘舟發宮津。穿天橋立文珠村之間。

達岩瀧。上陸。行田塍之間數里。此間村家皆織縮緬。

紡織之聲相達。為物產之最云。踰厚江嶺。即但馬之

國。連山生雲。驟雨大至。渾身沾濕。大覺快意。抵出石。

投柳町日野邊屋。終夜聽雨。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岩瀧。曰岩屋。曰中山。

八月二十五日。朝起推戶出石川流其前。樹木幽翠。雨撲綠葉。滴滴有聲。氣候甚冷。散步前街。四面山高。平地狹隘。市店矮陋。人烟蕭索。近年罹火災。減戶數三分之一。今有千二百餘云。溪水產香魚甚多。旅店割烹供客。新鮮芳膩可喜。

八月二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八月二十七日。發出石。過長堤。穿村落。道路平坦如砥。抵豐岡。投宵田町三木屋。街衢東沿豐岡川。南北

相連。有舟楫之利。市店櫛比。物貨輻湊。人家多製柳行李。四野栽杞柳。整整如麥畦。戶數凡千二百餘云。蓋但馬之為地。連山重層。少平地。東邊河流縈紆。資灌溉。民俗淳朴。存古風云。是日。行程三里。

八月二十八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余嘗聞湯島溫泉。在抵因幡便路。欲入浴治撲傷。乃命車沿豐岡川。抵湯島。投西村屋。是日。行程三里。

八月二十九日。曉來入浴數次。肌膚洒然。湯島之地。兩山迫蹙。街衢僅通一條。戶數凡三百餘。居民以麥莖作玩具。精巧美麗。炫耀人目。兩邊旅店櫛比。浴客

充滿。路傍設湯槽十五所。許隨意入浴。但日中三次。垂幕禁雜客。延上等客。婦女送迎。侍灌澡。號曰由那。蓋湯女之謂也。海川皆近。魚鱗新鮮。酒菓菜蔬畧足。只欠游步之地耳。

八月三十日。浴餘校正官私文書。以消間。

八月三十一日。疼痛大愈。身體覺輕。

九月一日。散步市中。日數回。以養身體。

九月二日。詣村東藥師堂。祈溫泉功驗。

九月三日。乘舟游瀨戶村。上日和山。眺望北海。布帆點綴。漁舟來往。甚慰鬱情。遂渡橋抵津居島。飲三木

氏亭。薄暮歸寓。

九月四日。應囑作書數幅。

九月五日。發湯島。踰峻嶺。嶺陡切霄漢。阪道陜者纔六七寸。管茅掩兩邊。只見行人笠尖。下嶺抵求塚。路稍寬。度溪踰險。薄暮抵香住。投久代屋。家臨北海。風濤驚夢。終宵不寐。是日。行程六里。經驛二。曰森本。曰隼人。

九月六日。發香住。山愈險。溪愈深。無尺寸平地。村落荒涼。樹木陰森。抵居組。日將沒。無一旅店。至戶長西崎家。乞留宿。逆旅之艱苦。至是極矣。是日。行程七里。

舊時書生輩。身將歷往往遭此苦境。今日有車馬之便。以官

事往計程豫擇
宿次亦有此憂
乎

南谿實歷之語
因高文傳于世

是南谿之語乎
真能忘事情者

余少時歷游海
內頗犯此三戒
瀕死者數今讀
高文凜然發深

餘經驛三。曰餘部。曰夕谷。曰濱坂。
九月七日。聞但馬因幡之國界。道路險惡。有七坂八
嶺之稱。神憐體憊。乃倩小舟而發。風霾未定。波浪澎
湃。舟身小於葉。掀翻上下。其浮也。見飛鳥之背。其沈
也。與鱗介為伍。舟子巧操櫓。達羽尾浦。始為蘇生之
思。曾讀橘南谿東西游記。其中記行旅之三戒。曰舟
曰食。曰色。夫行旅之久。孤衾寒涼。獨枕寂寞。每過花
柳之地。不免有攀折之情。連日往來寒村荒驛之間。
乾菜糲飯。僅療飢餓。忽出通邑大市。則不免有饕餮
之念。踰峻嶺。度險阪。跋涉連日。神倦體憊。見海上風

省

便布帆快走之狀。則不免有倩小舟航大洋之念。今
經過實地。知其言之有味也。余於食色。既謹避之。而
忌小舟航海之戒。遇佐渡堂鐮之高浪。又遇此艱難。
書以為戒。上陸。即因幡之國。自是道路稍平。始覺出
人間界。自細川至濱坂二里。沙漠茫茫。不生一卉木。
蓋沙塵為風飛揚。高低變其處也。沙漠之廣大。謂之
日本無雙。亦可。下濱坂。眼思豁然。湖山池水。光如浮
十代川。縈回如帶。皆舊相識也。抵鳥取。投追廻町柳
堀。家書至。自郵便局。見書上平安二字。大慰旅愁。是
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一。曰細川。

快適可想

九月八日。散步市中。城櫓存舊形。屹然於青松間。市街縱橫。物貨稍足。不失巨藩城下之舊觀。戶數凡六千餘。蓋因幡之為地。瀕海皆平沙。無港灣。東南山嶽層累。中央沿河之地。稍平行。土質磽瘠。乏物產云。新町有醫師木下者。相識於十年前。訪其家。則本年一月下世。墳墓生草云。愴然吊遺孤而去。午後轉寓新藏町內山屋。居室壯麗。家具清潔。甚有京樣。頓忘荒驛寒村經宿之苦。浴後倚樓。月影布地。清光如晝。九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晚步月至新地。妓樓歌吹。觀場鼓笛。四面相連。游客雜沓。為

一大鬧熱。蓋係五六年前創基云。人情之趨避。都鄙皆同。

九月十日。發鳥取出海濱。此間街道。十年前往還數回。山容水色。皆所熟知。踰長和瀨坂。即伯耆之國。過泊道路稍平。抵長瀨。投千田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湖山。曰新町。曰潮津。曰泊。

九月十一日。是日值中秋。到處村家。休業。搗餅。相會游戲。祝稻田豐稔。近御來屋數町。有別格官幣名和神社之標。相距蓋十五町云。過御來屋。驛中有元弘帝著船處。建碑以表其趾。嗚呼。元弘帝著船之時。四

古今人有厚薄
純駁之差如此
真不勝同慨惟
叙言未巧可惜

面皆賊徒。名和公獨知大義。奉帝拒賊。遂成回天之業。始終勤王。斃而後已。宜矣。今日受別格官幣之寵榮也。余前過攝津。拜湊川神社。過越前。拜藤島神社。今日遙拜公神社。因有所感焉。近年王政革新之際。勤王之士輩出。忘家殺身。開千年未曾有之大業。其才畧。如有遠出元弘諸公之右者。可謂偉矣。然而身罷官去位。則非不能守其志操而已。或怨望携貳。提矛弄刃。甘心為叛賊。抑古之勤王者。愚而不移。今之勤王者。智而善變邪。將古之名分。純然粹然。而今之名分。彪然雜然邪。古人云。朝廷可百年無才能之士。

余持論亦如此

姑舉一事一段
刪落似可蓋此
事非必田舍小
民之事以僕所
聞本邦風俗如
此不拘都鄙

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言雖涉矯激。頗有其理也。抑余又有所重感焉。人情之厭檢束。就放誕。其勢駸駸不可遏焉。猶東漢之名節。變為晉之清談。其間不容髮也。非獨都人士為然。雖陬邑小民亦然。余之接里老訊。故俗里老僉曰。十年以來。民間敦厚之風拂地。以陰險詭譎為貴。姑舉一事證之。古之負債者。其券面有償還誤期。則可受嘲笑於人前之語。蓋以食言為絕大羞耻也。故負債重累。傾產付與債主者。眾目曰分散人。至絕其姻親。放逐其里閭。今之負債者。則不然。其券面貼印紙。捺實印。苟證債主之信者。百方

洵然洵然

無不營辦。而償期迫。督責急。則隱匿其蓄資。笑俟審廳判決。望街頭公示之判文。其七八屬傾產事。嗟率天下。不為盜賊者。幾希。余經過實地。知其言之非誇也。夫刑律有不孝。破廉耻之罰。政典有孝子義僕之賞。而未免有良民含冤。奸人得意之弊者。嗚呼。豈無其故乎哉。抵淀江。投川岡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由良。曰赤崎。曰下市。曰御來屋。

九月十二日。渡日野川。抵米子。投立町米屋。是日行程二里餘。

九月十三日。曉起散步。衢街相連。凡一里。溝渠貫流。

蓋善形容者

接中海。舟楫相通。市店稠密。物貨稍足。鱗介最饒。戶數凡二千九百餘。蓋伯耆之為地。大山挺立中央。支派分走東西。州之西北稍平坦。屬沃壤。一角斗出海中。對出雲擁中海。最有舟楫之便。居民多種木棉。為物產之最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九月十四日。乘舟出中海。烟雨濛濛。灣中無風。雲伯之山。隱見出沒。眺望奇絕。不憂舟行之遲。伯州夜見濱。蜿蜒抱灣。雲州美保關。斗出防大洋。相蹙如括囊。灣腹周回十六里餘云。漁舟點綴。或垂釣。或撒網。彌為魚介之良田。真不虛也。數里舟入長川。即穴道湖。

之末流。而邊皆稻田。翠色相連。城櫓挺出樹上。市店挾水。粉壁相映。達松江大橋。上陸。即出雲之國。投片原町鐘築屋。是日。行程八里餘。

九月十五日。散步過市街。出湖上。丙寅之國難。流寓此地。自秋至春。有跼蹐天地之悲。賦秋懷十律。湖光山色。皆為涕淚之媒。杜翁所謂花濺淚鳥驚心者。真實語也。距今茲戊寅實十三年矣。王改革新之際。身列朝官。拖青紫殆十年。罷官後蒙觀風問俗之任。足迹將遍海內。真可謂幸福也。今日再游觀湖山之風色。過城市之繁華。皆足悅心目。蓋出雲之為地。山

經實際者感苦
詩之情亦切

悅中猶應有餘
悲

嶺重疊。防北海如屏障。東連伯耆。擁中海。西挾穴道。湖松江在其中間。市廛鱗次。湖山映帶。舟楫能通。鱗人甚富。戶數凡八千六百餘云。道路之平坦。山水之秀美。市店之繁華。舟楫之輻湊。物貨之富贍。無一不闕者。非啻為山陰第一之勝地。謂之海內少比類。亦可也。但地僻在西北隅。海路險惡。陸路峻阻。欠行旅運輸之便耳。

九月十六日。有事赴縣廳。告將航隱岐。縣官告以時屬秋候。風濤猛惡。渡航遷延月日。且孤島人情頑愚。風俗醜穢。少故例舊慣。不足來訪。乃斷然絕念渡海。

一語形容能卷膏沃之趣

托縣官以訊問筆錄之事。束裝倩舟。發松江出。穴道湖。東風習習。帆腹如弓。蓬窓倦卧。聽船胸破浪之聲。愉快甚。點燈後。達平田。投坂本屋。是日。行程六里餘。九月十七日。發平田。道路平坦。車行甚便。沿簸川行。長堤。眼界皆稻田棉圃。所謂一目六石之鄉也。抵杵築。投森屋。午後整衣盥漱。詣大社。自市街之半右折。行松林十町許。祠廟適係營繕。工人蝟集。竹柵圍之。遙拜而去。祠左右有千家北島兩國造家。今廢國造。號列華族。比二十年前之舊觀。結構稍覺蕭索。市街多業旅店。戶數凡千八百餘云。風雨淒烈。不能散

誠應然

步。客窓煮茶消日。本州之民。語鈍音濁。戛然與隣州異。大抵五十音中。志為須。比為不。利為留之類。最其著者也。蓋大古風化未開之時。鈍朴如此。而此州獨存其遺俗者乎。是日。行程四里餘。九月十八日。發杵築一里餘。出沙濱。俗稱三里濱。沙漠茫茫。潮汐高如山。自久村入山徑。屈曲高低。上波根嶺。即石見之國。余三十年間生長之地。山容水態。自有綢繆之情。抵太田投清水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久村。曰口田儀。曰波根。九月十九日。抵大森。舊識熊谷迎至其家。饗食。踰亢

良嶺有銀塘。今休業云。自黑松又出海濱。抵淺利。投淺野屋。是日。行程九里。經驛五。曰久利。曰大森。曰西田。曰福光。曰黑松。

九月二十日。早發渡江川。水源發于備後。長流凡七十里餘。山陰第一之大河。有舟楫之便。此間沙濱。土民常乏食。享保中舊政府代官井戶平左衛門者憐之。獲甘藷於薩摩。授民教耕種法。連年蕃殖。其後凶歲。無一餓莩。土民仰其澤。每村立碑。勒其謚號。歲時祀之。以報恩。香火不絕。俗稱平代官云。古語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夫功澤及民。歷年益久者。非聲音

有功德於民者
祀焉井戶氏之
功德被十載宜
其至今香火不
絕也

笑貌之所能得焉。以誠實心。行誠實事耳。自都野津左折。抵跡市。訪舊識澤津。話舊談新。遂留宿。是日。行程五里。經驛二。曰渡津。曰江田。

九月二十一日。發跡市。沿溪回山。出長澤。望三階山。孱顏如熟友。秋晴拾葦之林。雨中垂釣之川。歷歷在眼。界抵濱田。投舊識河上家。主人喜迎。款待甚至。家係新築。輪奐清麗。墻外皆稻田。眺望幽邃。故舊踵至。盃酒獻酬。魚味新鮮。割烹適口。腹是日。行程四里餘。九月二十二日。早起盥漱。整衣。詣妙智寺。拜先考清齋君之墓。墓域方一丈餘。洒掃如拭。香花皆新。蓋先

何其多幸君懷
應大慰

見實况

是何其相反也
惟有此反照故
子懷則大慰

是晴日亦應淒
切沾衣决何况
風雨感愴之状
可想
詩人動賦黍離
然真個有黍離
之歎者孰若吾
兄哉

考德澤及人。拜詣者不絕也。追懷十八年前之事。不勝哀慕之情。細告國難以來。身所經歷之顛末。替穎數回。顧視滿山故墳。皆門閥大家。而榛莽沒碑。墓間無人跡。子孫之零落可知也。余不肖。賴祖先之餘慶。得保守先塋墳墓。真可謂大幸也。排荆棘。攀石蹊。拜親族故友墓。是日風雨淒烈。衣裳悉濕。出寺門。過舊城地。四望皆稻田麻圃。余宅址亦不知在何邊。黍離之歎不能已。過市街。人家係八年前地震火災。皆新築美麗。大改舊觀。戶數凡千九百餘。物產商况。稍屬蕭索。蓋石見之為地。南方嶂巒相連。海濱低鹵。不便

運輸。居民多製紙麻。以為生業云。

九月二十三日。終日接故舊。作書數幅。此地距市街一里餘。有唐鐘浦。其岬角處。巖脊出海方十餘町。扁平無汙隆。小溝縱橫為界。畫如鋪。數千席。土人稱疊浦。疊猶曰席也。水通其溝。魚蝦棲息。可手捕之。每席巖窟點起。如杯樽。如盃壺。海藻毯毯繞之。其狀如設酒食待客來者。又有猫巖。犬巖。雙峙於水中。皆似以形名焉。其狀如立手折足。昂首迎客者。其腹底空洞。通舟。其西則波浪一碧。只望朝鮮女直之雲影耳。豈馮夷為有時會客。設此場邪。將造物者。展石丸巖。豫

摹寫巧甚

山日記

第二篇

三十一

教人問會筵之方邪。春復之交。風恬潮退之時。尤宜游觀焉。其奇形異狀。他州之所希見。記以告世之好游者。

九月二十四日。散步游公園。是舊主之游園。丙寅之秋。與僚屬數名。負舊主避難葭舟之地。過彼林樾。浴此池沼。歷歷存舊形。追懷往事。不堪悽愴。過街市。赴俵氏招宴。舊識數名來集。情話團樂。

九月二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九月二十六日。携主人全家。往劇場觀忠臣藏。救齣夜深歸寓。

想見退庵先生
忠厚之風

即是觀劇之情

九月二十七日。明朝將發。故舊齋至。為張別宴。至鷄鳴就寢。

九月二十八日。拂曉辭主人就途。不堪綢繆之情。故舊數輩。送抵長濱。酌瓢酒為別。過周布。此間往昔尋花嘯月之地。山川皆如故友。薄暮抵益田。投舊識右田家。主人白髮如雪。狂喜迎接。酣暢淋漓。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三隅。

九月二十九日。朝起上勝達寺山。拜從兄山本知新墓。知新通稱半彌。為人謙虛恬淡。最好學。文才超等倫。余少時日夕過從。每蒙其指導。如真兄弟。知新以

其人可想

真能執義

公論出敵人

門閥夙任要職。中年有悟于陸氏之學。辭劇就散。日誦象山全集。其妻遺二兒而歿。終身不復娶焉。其父久在顯職。家道頗饒。知新性好賑恤。遺產為蕩盡。而自奉如貧書生。一藩知與不知。皆懷其德。舊主將大用之。而西討之事起矣。丙寅七月十七日。知新率一隊士卒。護幕府軍監三枝出師於此。戰起不意。三枝中銳死。知新愧護衛失職。遂自殺。諸隊散亂。而知新所率之士卒。殉難者頗眾。敵人義之。特立墓碑。致吊祭云。今年適值十三回忌辰。里人追悼。供塔婆數基。嗚呼。知新累世積德。子孫當享餘慶。而其子去年早

世。維孫。筑。筑。依。人。血。統。不。絕。如。綫。天。之。報。應。果。何。如。也。低。回。數。時。入。市。街。溝。渠。流。中。央。人。家。稠。密。物。貨。稍。足。戶。數。凡。七。百。餘。云。

九月三十日。發益田。渡高角川。詣柿本神社。社據山。祠宇美麗。街市相連。有津和野舊藩主所建碑。記柿本公之履歷甚詳。出三里濱。沙漠茫茫。自飯浦入山路。數十町。踰佛坂。即長門之國。道路不甚險。抵須佐。投栢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二。曰飯浦。曰田萬。十月一日。發須佐。山高路險。有玄翁坂。大狩小狩之峻嶺。抵木與。倩舟。風便潮順。洋面島嶼羅列。形皆扁。

平如巨舶之碇泊。晚達萩。投西田町中屋。前街有絹帛商大家二戶。構店壯麗。貨物堆積。購客齎至。頗有大都之風。街燈照路。車行絡繹。大慰寂寥。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孫郷。曰宇田。曰木與。

十月二日。早發過市街。凡一里餘。市店鱗次。百貨輻湊。神社佛閣。皆宏壯偉麗。阿武川分流東西。有舟楫之便。灌溉之利。戶數凡一萬千四百餘云。可謂關西之大邑也。蓋長門之為地。山脈來自石見。橫界周防。地質磽确。西南稍平行。五穀皆宜云。此州無名山大川足觀者。而方今開皇基。參廟謨之英俊。多出于此。

地。豈天地清淑之氣。不鍾于山川。獨鍾于人歟。自明木右折。道路屈曲高低。度水踰山。抵河原。投叶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明木。曰繪堂。曰秋吉。

十月三日。自吉田出本街道。道路平坦。電信柱相連。車行如飛。抵赤間關。投外濱町川崎屋。樓臨海水。隔灣有角島引島。人家高低。歷歷可數。豐前之諸山。夕陽相映。眺望絕佳。大舶巨船來往如織。帆影相迫。欲蔽水。可謂海內第一之巨港也。入夜。乘月游稻荷町。飲對帆樓。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四。曰城原。曰吉田。曰小川。曰豐浦。

十月四日。詣赤間神社。阿彌陀寺。過街衢。上海濱八幡祠。祠宇壯麗。喬樹蒼蔚。有茶店賣飲食。最宜游憇。市店負山臨海。地形窄狹。通一條街路。物貨充足。航容出入。頗為殷贍之鄉。戶數凡七千六百餘云。午後乘舟渡大瀨戶。潮汐交替。流勢如矢。離大里。逆浪拍舟。掀翻如舞。乘客或有嘔吐者。達小倉。即豐前之國。上陸投船頭町宮崎屋。家書至自郵便局。知一家無事。大慰旅情。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月五日。散步前街。街路方正。市店稠密。魚介最饒。戶數凡二千二百餘云。蒲生川貫城市之間。入于海。

兩岸旅店稠密。待航客。舟楫出入頗盛。蓋與赤間關隔一綫海峽。呼吸相通。以故致此殷贍。但港口淺斥。不便巨舶出入云。

十月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發小倉。道路平直。車行甚速。抵大橋。投島屋。是日。行程六里。經驛二。曰疇田。曰行車。

十月七日。早發出海濱。四面山開田濶。稻花正黃。黃雲萬頃。路傍多種櫨。翠陰落落。霜後之紅葉可想也。道路廣濶平直。如東海道中。輕車來往甚盛。渡大國川。抵中津。投江三竹町三倉屋。日未至正午。是日行

程八里餘經驛三。曰椎田。曰松江。曰八屋。十月八日。散步市中。出海濱。人家稠密。衢街縱橫。百貨稍足。戶數凡二千五百餘云。但海濱斥鹵。無港灣。市聲稍屬蕭索。蓋豐前之為地。山脈分走東西。為筑前豐後之界。州之北角。僅隔海峽。對長門。為西海道之要衝。地勢平行。土質膏腴。五穀皆宜云。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耶馬溪得山陽
記文益顯老兄

十月九日。發中津。抵樋田。山漸迫。水漸急。聞耶馬溪之勝在近。舍車而步。崖腹有隧道。長一町餘。穿方穴取明。出隧道。即耶馬溪。崖上奇巖矗立。拔地如笋。松

記文亦為馬溪
增色
究力換寫形勝
依文想像宛然
在目

竹。薜蘿橫生。倒植。岌業相倚。雲繞其缺。勢欲飛動。崖下溪水縈回。色如靛藍。河身皆巨石。鋸立。嚙水。漚漚亂人語。有茶店數戶。供游客休憩。山陽先生寓宿之處云。此間為豐後日田之街道。牛溲馬勃。臭穢塗地。頗害風景。距此數里。有羅漢寺。寺據山。山骨皆石。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羅漢。亦為絕勝云。以道迂不得造觀焉。道路沿溪。屈曲遷迤。兩邊多奇石。路窮處穿隧道。便行旅。十里餘。無一峻阪。抵守實。投中野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樋田。曰日林。曰宮園。

十月十日。發守實。入山里餘度。一小川。即豐後之國。山深樹邃。下石阪數十町。出田塍之間。抵豆田。山遠田濶。人家數百為街市。頗為名邑。離市沿長溪而行數里。踰一丘。即筑後之國。山漸開。稻田萬頃。眼界皆黃雲。抵吉井。投布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一。曰豆田。

十月十一日。早發自驛中。右折。渡筑後川。流勢猛駛。水色如藍。達東岸。即筑前之國。兩邊檣林相連。黃實累累。甘蔗連頃。翠陰蔽馬。過二日市。右折抵太宰府。投和泉屋。盥漱整衣。詣太宰府神社。祠宇輪奐壯麗。

為菅公闢俗說
痛快明暢知公
含笑于地下

賽者絡繹。祠外兩邊。店戶成列。賣飲食。老楠數百株。盤根相連。翠陰落落。梅樹數百株。皆短小。不足觀。有池沼。架橋二。水面鴛鴦浮游。鯉鮒跳躍。甚有幽趣。市街屈曲相連。除旅店數戶之外。皆頽簷敗屋。戶數凡六百八十餘云。嗚呼。菅公當年之遭遇。實為破格。夫破格拔才。相家之所忌。讒口銷金。豈待一時乎哉。世傳公冤鬼為震雷。擊讒人。是所謂矮人觀場之言。讀公遷謫後之詩。綢繆愛君之情。溢詞表。無一毫恚憤之氣。風雷之變。則天譴耳。於公何闕哉。公薨未百年。朝廷崇其位號。氓隸仰其盛德。遐陬僻邑。無不建祠。

其然豈其然乎

廟。樵豎牧童。拜為文字之祖。豈不盛哉。方今朝綱振
張。廢攝錄門流。相府之臣。多出於草莽。憲法公平。萬
機取輿論。無復讒口蔽聰明之弊矣。使公有知。應感
泣於地下。是日。行程九里。經驛三。曰甘木。曰山家。曰
二日市。

十月十二日。發太宰府。道路如砥。抵博多。投橋口町
石田屋。有事赴縣廳。午後散步市街。那珂川貫福岡
博多之間。又分流貫博多之市街。其中洲曰中島。市
店最稠密。物貨輻湊。頗有殷富之景象。但河身水淺。
沙淤堆積。不能通舟楫。併福岡博多。戶數凡八千七

百餘云。兩地皆受港灣。島嶼錯峙。防玄界洋。漁船帆
樞出入不斷。甚有運輸之便。號為西海道有名之都。
蓋筑前之為地。豈前之山脈。南來至西北。沿海之地。
岬島嶼參差相錯。東有遠賀川。南有千年川。灌溉
運輸。兩得其利。土壤平行。穀物皆宜。民工紡織物產
頗盛云。是日。行程四里餘。經驛一。曰雜餉隈。
十月十三日。轉寓福岡下名島町油屋。逍遙博多町。
渡石堂橋。行松林之間。里餘。抵箱崎。詣八幡宮。祠廟
美麗。老松相圍。樓門顏敵國降伏四大金字。蓋係延
喜宸翰云。殿庭一面。鳩糞狼藉。不可坐拜。出祠門。直

出海濱。波浪一碧。遙望大洋。往古神后之出征。蒙古之入寇。皆在此地。揭四大字。懾伏夷蠻者。亦不為無用之事。然而物換星移。今之夷蠻。非古之夷蠻。講文修武。求好於我。廟謀大革。舊套斷然開港。許通商貿易。此地徒為漁樵之鄉。嗚呼。時運之變遷。真不可以人智臆測也。

十月十四日。雨窓寂寞。校文書消日。

十月十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月十六日。自博多南折。經二日市原田。踰三國坂。

即肥後之國。適田代。入筑後街道。出筑後川。頗為巨

浸。水流發自豐後。吞諸水。至久留米。界肥前。西南流入海。長凡三十五里。濶五町。稱西海第一之大河。渡川即筑後之國。人家漸密。樹木漸喬。抵久留米。投通町水田屋。浴後散步近街。市店美麗。百貨輻湊。人家多織綵木綿。為筑後第一之大邑。戶數凡三千八百餘。蓋筑後之為地。山嶽互東南。洪流繞西北。沿河迤南。土地平行。五穀皆宜。兼有運輸之便。但不免洪水氾濫之患云。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四。曰雜餉隈。曰二日市。曰原田。曰田代。十月十七日。自久留米至瀨高數里。沃野渺渺。穀實

黃熟。菜蔬嫩碧。萬頃相連。謂眼界無山可也。過原町。山漸迫。田漸狹。踰一丘坂。過外目村。即肥後之國。抵南關。投米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三。曰羽犬塚。曰瀨高。曰原町。

十月十八日。早發抵坂下。人家未開戶。過高瀨。人家稠密。魚鱗充積。頗為殷富之地。渡菊池川。行堤上數里。過木葉。此間去年官軍與賊劇戰處。多軍人墳墓。踰田原坂。木梢燒爛。崖腹一面。有彈丸痕。其狀如蜂窠。坂上有倉庫。一面受彈丸。粉壁有無數黑痕。苦戰可想也。抵植木。全驛係兵燹。燒木爛石。狼藉街上。離

驛至熊本三里。兩邊皆壘壁。青草蔓生。蓋加藤氏之遺制。使敵人外客。不觀望城外之地理云。抵熊本。投新町高塚屋。是日。行程十三里餘。經驛二。曰高瀨。曰植木。

十月十九日。過段山町。遠山麓行里餘。石徑崕訝。抵中尾村本妙寺。登石磴。詣加藤公墓。墓外圍以石欄。中有豐碑。記公官位姓名。左邊立大石。記公治國之功績。甚詳。詣人絡繹。燒香供花。誦七字題目。擊鼓。鑿。鑿。喧雜可厭。下石磴。癩叟。雙嫗。坐列兩邊。向行人乞憐。臭穢不可近。茅店露床。賣畫像。嚮飲食。嗚呼。公生

前之事業。皆磊磊落落。行軍治國之大者耳。而都人
村氓。尊信其遺靈。祈以巫鑿之小者。亦可謂竒也。歸
路過街市。四面皆係兵燹。新築稀疎。焦瓦爛礎。枕籍
相連。車夫細說當時戰狀。歷歷可證。城櫓屹然。立中
央。石壁斬然。高低相繞。以賊兵之兇勇。三月不能拔。
蓋官軍之防戰。雖得其宜。而不得不謂地利之助。居
其半也。新築之街衢。皆廣濶。兩邊植樹木。形勢甚修
整。過二三年。則街市之壯麗。必當為都府之亞。方今
併村部之街市。戶數凡一萬二千餘。蓋肥後之為地。
位九州中央。西方天草群島。錯峙為肥筑裏海之門。

鑰。河流偏州內。水利甚宜。土壤膏沃。民物繁庶。嘉穀
之產冠海內。但海濱淺斥。欠巨舶碇泊之便云。夜訪
舊識臣。談話至三更。

十月二十日。舊友野島來訪。相携游水前寺。是舊藩
主別業。林樹幽清。泉水澄澈。深不盈尺。末流為大渠。
流勢迅駛。舟楫來往。蓋此間滿地皆水脈。湧出不絕。
以為此渠流。水中淺渚種菜蔬。蔚然蕃茂。號水前寺
菜。味尤美云。出園門。上水亭小酌。供鮓鱠。鱧炙。芳膩
適口。

十月二十一日。余素欲待便船抵長崎。適聞長崎激

雖有明智不有此勤勞何以有此功此公之憂民厚矣夫

疾流行之報。乃決志赴鹿兒島。束裝消日。十月二十二日。發熊本道路平坦。車行甚便。阿蘇山雲氣依依送人。川尻松橋宇土八代之驛。皆人家稠密。有殷富之象。渡球摩川。川為二流水色深碧。自水源凡二十四里餘。至人吉十六里餘。通舟楫云。本州之地。水利甚齊。到處屈曲設堰。縱橫開閘。備旱乾水溢。加藤氏草創之。細川氏修飾之。民到今受其賜。於五畿八道。未見其比焉。聞加藤公之治土功。不委之屬吏。匹馬往來。不避風雨寒暑。常為里老率先云。慶元之際。英雄輩出。乘風雲博功名。僥倖傳富貴於今。

感慨深矣想見先生張目拂髯揮大筆書之

日者何限。然而問其國是。則不過厚稅人民而養驕兵也。已噫。是盜賊之雄者而已矣。獨加藤公異其撰。守可守之義。行可行之事。德川老公之多智有力。尚畏憚之。見其死生而卜意匠成否。嗚呼。豈可不謂之希世之豪傑乎哉。然而墓木未拱。國除家亡。只存治蹟之一二於此地耳。比之彼盜賊之雄者。其應報果何如也。謂天聰明。吾不信矣。抵日奈久。投大津屋。有溫泉。硫氣撲鼻。是日。行程十四里餘。經驛五。曰川尻。曰松橋。曰宇土。曰小川。曰八代。十月二十三日。倩舟而發。右有天草群島。青螺點綴。

左有佐敷太郎之高山。翁蔚蔽海。午後逆風大起。舟身掀翻。不能達米津。日已沒。乃達水俣。上陸。投佐敷屋。是日。行程十里餘。

十月二十四日。發水俣二里餘。渡一小橋。即薩摩之國。荒村蕭條。四面皆黃茅白葦。所蕃茂者。只甘藷耳。過野田。有士族第宅。竹樹成垣。各設門扉。標記姓名。以別平民。儼然猶存舊構。自是到處村落。皆有多少士族。從事農工。以營其生云。抵阿久根。投柳屋。是日。行程九里餘。經驛二。曰米津。曰高尾野。

十月二十五日。發阿久根。沿海濱而行。山悉赭之。林

快舉

木。石離離骨立。石望大洋。烟波渺渺。無津涯。路上不見一寺院。蓋明治元年。薩隅二州皆廢毀云。神社皆矮小。無足觀者。農家婦女。腰結細帶。髮無膏沐。力役代男兒。過水引。出川內川。自水源長凡四十六里餘。至太良十六里。通舟楫。此川及肥後之球摩川。筑後之筑後川。世稱筑紫三大河云。渡川抵向田。投高味屋。市街縱橫相連。巨商成家。頗為名邑。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一。曰西方。

十月二十六日。自向田至市來。凡四里。道路稍平坦。市來海濱。有鹽田數千頃。居民煮鹽為業。竈煙裊裊。

甚有雅趣。雨甚。旅裝皆濕。抵伊集院。投上床屋。灸衣。乾旅擔。是日。行程八里餘。經驛一。曰市來。十月二十七日。發伊集院。朝暾初上。人馬生影。草露如玉。快甚。抵鹿兒島。城市經兵燹。四面皆焦瓦爛柱。市店假築開肆。光景荒涼。投大黑町波江野屋。是日。行程四里半。

十月二十八日。有事赴縣廳。歸路上。淨光明寺山。賊將西鄉桐野等墳墓相連。香火薰蒸。紅白旗飄。風皆題慰靈大字。陰雲滲淡。殺氣逼人。嗚呼。西鄉朝為大將。夕為賊魁。榮枯得喪。倏忽易地。何其遄也。佛氏以

以嘆悲新西鄉
罪恐未當

嘆悲為五戒之一。亦可謂知言也。下石磴。憇茶店。灣口一面。漁船帆檣。縱橫碇泊。市街東西相連。皆可俯瞰。過市街。詣照國神社。社係元治元年創建。祭島津氏先考。殿宇美麗。祠域甚廣。出灣頭。人家稠密。新築輪奐。倉庫墻垣。多以石造之。戶數凡一萬餘云。近來灣口。舟楫出入甚盛。余知不數年。必為西海道殷富之都會。蓋薩摩之為地。東北群巒擁。界肥後日隅。地勢循海南走。又勾屈拱東。對大隅。為一大灣。山脈斷續。散布州內。西方一面。大小洲嶼。遠近錯峙。沃野甚乏。五穀之產。不足養州內人口。云。夫本州地質不

評得的當只識
力實為議論可

以文比者韓之
外不親貼僕謂
長如柳肥如老
蘇

此俗漸將消磨
為之絕嘆

厚山川不美而勇敢質直之士輩出翼贊皇猷討滅
叛徒世稱中興元勳有薩長土肥之目余未經過肥
前土佐雖不知其山川風土之形勢要之薩以氣魄
勝長以智慧勝土以膽畧勝肥以識力勝皆得天地
之間氣乘皇運之盛旺肝膽相投水魚相依棄私利
圖公益其揆則一也譬之韓柳歐蘇之文長如蘇土
如歐肥如柳各擅其長不能相兼而薩如韓之規模
浩博壓倒三家是以薩之功業常占三藩首坐朝廷
倚以為干城矣蓋七百年來家系連綿不離本州專
以勇敢尚武為教士心不貳風俗不移薰陶之久眾

是實可慨

心如一丸以捐軀為家常茶飯以制人為傳家衣鉢
以故堅忍不拔之氣節凜凜震動天下負朝野之望
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方今治教徧邊隅風俗將
歸同轍為美則美矣然而一旦緩急欲得此種人物
為干城將何處求之古人取狂狷蓋有深意也
十月二十九日早曉乘小瀛船發鹿兒島灣大隅櫻
島橫其中央周回凡十里餘其嶽噴火高三千六百
餘尺有二峯曰南嶽曰北嶽其絕頂有三池池水盈
虛應海潮山腰有二十村戶數凡二千百餘產果實
菜蔬甚饒云舟中望之宛如開摺扇倒懸之繞島而

北。是日。北風大起。波浪如山。舟身動搖。不可靜坐。達福山上陸。即大隅之國。投立元屋。是日。行程十里餘。十月三十日。轉寓街東川畑屋。海驛荒涼。無足觀者。距此五里餘。有霧島神宮。祭彥火瓊瓊杵尊。今列官幣大社。祠宇存古色云。道遠不得造觀焉。蓋大隅之為地。東北西三面。山嶽環拱。南方尖長。橫出海表。西抱裏海。遙與種子島屋久島相望。澗壑雖深。阻氣候溫和。草木能暢茂云。

十月三十一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余所接之里老。多一鄉望族。所謂庄屋名主者。言語可

此段老兄職務
上之事考據尤
精核

聽。容貌可觀。是日。來集者。皆衣服醜穢。言語侏離。須戶長譯始辯。僅得筆錄。因有所感焉。薩摩大隅乃日向之南部。屬舊鹿兒島藩治者。農家皆矮陋貧窶。殆如乞丐穹廬。蓋其土地皆為藩主所專占。賦課農民稼穡。收其租額。如他州所謂小作者。無典賣貸借之權。王政革新之後。猶仍舊慣。去年賊徒伏誅。始復人民私有之權。稍就恒產云。按幕府憂農民就末業。寬永中。發令禁賣買耕地。倘不得已典賣。必立年期。不得過十年。然其實皆暗許賣買。於私有之實。無所少損也。余經過各州。問其慣例。里老或有絕不知此禁

此種之令晉第
諸侯則承而布
之封內國主外
藩則不相閉

封建郡縣利害
得失可想也

薩之士強民貧
誠有以

令者焉。然則幕府之禁亦施行之於所屬地耳。非公
令於天下也。蓋中古武門割據之時以攻伐為名譽。
擊國力養兵士。不知愛養民力。比比皆是。無足怪者。
爾來項弊劉興。無有傳其家法於今日者。獨島津氏
僻在邊隅。不墜箕裘之業。尚武力振士氣。為諸藩之
冠冕。豈不偉哉。然而三州之地雖大。魚鹽之利雖饒。
歲入之額固有定數。益是則損彼。亦自然之勢也。故
尚武則不得不厚兵士。厚兵士則不得不薄人民。然
則其薄人民者。非故虐之也。嗚呼。秦皇之坑儒生愚
黔首。自有多少妙理。非腐儒之所能解也。

十一月一日。發福山踰峻嶺。頂上一面曠野。短棘黃
茅。離離相連。山脊成路。無屈曲高低。村落稀疏。只見
甘藷蕃茂耳。過五十町村。即日向之國。山漸開。地漸
平。抵都城。市坊相連。人烟稠密。頗為名邑。家家多盆
栽蘭及萬年青。蔚蔚可觀。鴻荒之世。天孫御高千穗
宮三世。其址今在近郊宮九村云。都城之名。蓋基此
也。投高野屋。是日。行程六里餘。經驛一。曰通山。
十一月二日。蓐食發都城。板橋霜白。左望霧島山。東
西分二峯。共跨大隅國。直立四千八百尺餘。上古天
孫降臨高千穗峯。即此山。多靈跡神址云。自山口至

學木四里餘。峻嶺峩峩。樹影陰森。白日尚暗。滿山皆
楮材。抱圍為林。如立長檣。無他雜木。日向楮之名。不
虛也。過學木。路稍平。路傍茶梅。白花盛開。巨大蔽屋。
抵清武。投矢野屋。是日。行程十一里餘。經驛二。曰山
口。曰學木。

十一月三日。發清武。過山路一里餘。田野漸開。山影
漸遠。抵宮崎。投上町中村屋。午後散步。大淀川貫街
衢之間。巨浸洋洋。長流凡二十五里。濶三町餘。漕船
汧六里。本州第一之巨流云。市店稠密。百貨稍足。巨
舶縱橫。碇泊河身。頗為形勝之地。戶數凡二千八百

餘。蓋日向之為地。地形長南北。沿海之地。委蛇轉折。
亘東南。多平田沃野。山脈繞西北。南走支脈。散布州
內。西境尤峻。與云。適值天長節。與僚屬酌酒。遙祝聖
壽。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一月四日。散步消日。

十一月五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
發官崎一里餘。左右皆曠原。短松稚棘。一面相連。無
村落。抵廣瀨。投村上屋。是日。行程三里餘。

十一月六日。發廣瀨。道路泥濘。自高鍋以東。石徑崎
嶇。樹深村稀。平野渺渺。只觀櫨林霜葉。柿樹紅實耳。

抵美美津。人家多製紙。浸楮皮於河水。兩岸連竈。蒸烟裊裊。為物產之一云。投近江屋。家瀕大洋。濤聲霹靂。通宵妨眠。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二。曰高鍋。曰都農。

十一月七日。曉起聞簷滴。懊惱甚。乘馬而發。踰山出海濱。波濤猛惡。過富高。兩小歇。山温而樹秀。田野闢村落連。沿溪回山。道甚平坦。渡五箇瀨川。頗為巨浸。日向之地多巨川。美美津川大九川一瀨川皆長流。二三十里。漕船泝五六里。巨船出入海口。水色如藍。抵延岡。投南町平野屋。就火炙衣。是日。行程九里。經

驛一。曰富高。

十一月八日。朝瞰入窓。快甚。午後散步。五箇瀨川抱城市。為南北二流。河身皆濶。漕船來往。形勝甚佳。人家沿水。為數條街衢。鱗族最饒。戶數凡千二百餘云。道路石多。市店矮陋。物貨甚乏。無慰旅情者。

十一月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日。發延岡一里餘。沿長溪。小徑宛轉屈曲。抵熊田。倩籃輿。輿夫用六人。前伊豫中山之險。役三人。而此間驛路則倍之。其最險可知也。過鎧村。半里。即豐後之國。踰赤松嶺。去年劇戰之故址。砲柵猶存。

洞壑深阻之狀
可想

樹木焦爛。僵卧地上。此間三里餘。無一人家。山迫蹊
 邃。風箐露篠。叢生于兩崖。慘慘觸笠尖。猿獠戲樹。雉
 兔驕人。或有豺狼蝮蟻之害云。抵重岡。投內田屋。寒
 村荒涼。僅療飢。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熊田。
 十一月十一日。自重岡至小野市。道路稍平坦。雲動
 雨來。乘籃輿。張油幕。懊惱甚。上三國嶺。升降五里餘。
 豐後第一之高山云。道路甚窄。輕輿觸崖石。欲覆者
 數回。絕頂有賊兵戰死者墳墓。訛傳有旨明暨行之
 靈驗。詣人絡繹。有茅店數戶。賣飲食杏花為業。人情
 好怪。一何至是。抵市場。投槁本屋。是日行程七里。經

驛一。曰小野市。
 十一月十二日。發市場。抵大飼。倩小舟下大野川。水
 深流急。岸行山走。兩崖相欹。如閉關。舟到忽開。岸樹
 紅黃相雜。稜層可愛。水邊土民繫舟岸樹。兩邊架水
 車。磨穀粉之。其數甚多。自水源至海。凡三十四里餘。
 豐後第一之巨川也。是日西北風大起。凜烈砭膚。舟
 身無蓬。凍餒甚。抵鶴崎。日已沒。上陸。投帶屋。就爐火。
 啜菜羹。如受大牢饗。諺所謂苦生樂。樂生苦。蓋至言
 也。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一。曰大飼。
 十一月十三日。發鶴崎。道路平坦。車行甚早。抵大分。

投大手町升屋。有事赴縣廳。廳在舊府內城中。城小溝深。石壁甚美。散步市中。街路為十字。平坦如砥。市店美麗。物貨輻湊。舟車相通。頗有殷富之象。戶數凡千六百餘。日有蕃殖之勢。蓋豐後之為地。豐前之山脈。自北來。綿亘屈折。劃西南二方。地勢險隘。肥瘠不一。少沃野。平田。而東方岬灣相錯。有港泊之便。佐賀關。近對伊豫御崎。為內洋之一海門。民產頗富云。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一月十四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五日。發大分。過市街出海濱。風濤甚高。抵

別府。投若松屋。小憩浴溫泉。泉質含硫礬二氣。宜癩疥痼疾。有湯槽三十餘。每槽皆可容十餘人。近村皆出溫泉。泉脈之盛。海內無比。市街屈曲相連。妓樓最多。娼婦之多數。自古為例。往昔源右府將獵富士山。遣梶原景時於肥後。就阿蘇大官司。問其故典。歸路過此地。大召妓女數百開宴。載在舊記云。灣頭築埠。立燈臺。舟舶碇泊。漁船出入。頗為繁華之鄉。戶數凡九百餘云。是日。行程三里餘。

十一月十六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十七日。發別府。寒風淒烈。自豐岡至野原。峻

山延亘。外降凡二里餘。過向野村數町。即豐前之國。山漸開。田野平闊。抵宇佐。投田中屋。是日。行程十里。餘。經驛三。曰豐岡。曰野原。曰立石。十一月十八日。詣宇佐神宮。大道一面鋪石。老樹鬱鬱相圍。敗葉覆地。履底如綿。屢躓藤根。欲仆者數回。祠宇三殿相駢。皆同製。桷楹塗朱。金碧煌煌。舊例每甲子歲。發奉幣使。改築祠殿云。今列官幣大社。為海內八幡神社之冠冕。按史。神武天皇甲寅歲冬十月。東征進至筑紫菟狹。菟狹津彥菟狹津媛。造宮於菟狹川上。饗天皇。即此地也。舊大官司到津宮成二家。

皆二千年餘世襲。蓋菟狹津彥苗裔。今並列華族。到津新任大官司。社域甚廣。有蓮池。有松林。幽邃閑靜。市街一條相連。烟火寂寞。戶數凡五百餘云。十一月十九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午後發宇佐。風恬天晴。冬暖如春。車行甚便。抵中津。投江三竹町三倉屋。是日。行程五里餘。經驛一。曰四日市。十一月二十日。發中津。路傍樞林飽霜。紅色如錦。此間道路四十日前所經過。山容水色如熟友。抵小倉。投槁本町鞆屋。是日。行程十四里。經驛六。曰八屋。曰

松江。曰推田。曰大橋。曰行事。曰灼田。

十一月二十一日。乘舟抵赤間關。上陸投西南部町北柿屋。漁船未至。淹留消日。是日。行程二里餘。

十一月二十二日。散步港邊。海天陰雲解駁。寒風淒烈。市聲屬蕭索。買名產紫硯數枚而歸。

十一月二十三日。旅窓鎖雨。吟哦消日。夜就寢。未寐。漁笛有聲。颯起束裝。乘漁船。須臾出玄界洋。倦卧聞風濤之聲。是日。行程二十里餘。

十一月二十四日。曉達博多。出入航客。又出玄界洋。氣力强盛。快駛如飛。過平戶灣。薄暮達長崎。即肥前。

之國。上陸。投外浦町野口屋。是日。行程五十里餘。

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赴縣廳。因問航壹岐之便。縣官告以壹岐無漁船之通。航海費_中月日。乃從隱岐國

例。托縣官以筆錄之事。午後散步詣諏訪神社。游公園。園開山腹。高低屈折。作石磴。樹木蒼蔚。噴泉清冽。

洒掃常新。筵痕如梳髮。不見一落葉。有茶店。便休憩。崖上可俯瞰市街。青蕘粉壁。鱗次相連。高山迫蹙。平地甚少。港口萬楫碇泊。漢洋相接。水光瀲灩如盆水。

風景絕佳。下山。過市中。地多高低。道路鋪石。市店美麗。物貨充足。存_下三百年來為互市場之景象。戶數凡

八千餘。蓋肥前之為地。東北負山。東南帶河。地勢分
 二支。西南斗出海。其西北一支。為平戶島。連五島群
 嶼。其南方一支。更分兩腋。左抱鯛浦。右擁佐賀灣。灣
 之北方。平行。土壤肥沃。冠九州。物產頗饒云。
 十一月二十六日。過外國人居留地。地刻山填海。石
 室重層。最為美觀。晚游丸山花月樓。觀其珍寶鶴枕。
 紫檀櫝盛之。蜀錦囊包之。尚以絹網中心機。不許
 窺見。指腹纒壓之。便發群鶴之聲。蓋唐明皇宮中遺
 物云。有諸名家題詞。褒然成冊。嗚呼。天寶距今既千
 有餘年。帝家革命。殆十世。當時舊物。不可復觀。而此

物宮掖一翫具。遙渡波濤。為娼家珍藏者。蓋有數存
 其間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前乘漁船。夜半達福江島。是日。
 行程五十里餘。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前拔錨。夜半達嚴原。即對馬之
 國。上陸。投大手町古谷。是日。行程五十五里餘。
 十一月三十日。港邊四面山巒相蹙。街衢宛轉屈曲。
 僅通數條。路上多石。人家半據崖腹。戶數凡二千五
 百餘。垣墻皆以雜石作之。苔蘚薜蘿相繞。甚有雅趣。

市店矮陋。物貨稀少。只有鱗介之新鮮耳。蓋對馬之為地。位日本海之西北隅。島形狹東西。長南北。中央劈開。成一大灣。可容大艦巨船。島內峰巒重疊。地質薄瘠。不宜播種。居民仰穀內地。採利於海。以朝鮮互市。為營生之主云。

陶消日。

十二月一日。終朝風霰撲窓。寒威料峭。不能出戶。鬱陶消日。
十二月二日。召里老問訊故俗。筆錄成。付淨書。
十二月三日。本州上縣郡某村。有安徳天皇之山陵。土人過其前者。皆下馬。證憑甚確。縣官進奏其事狀。

宗盛恐是重盛之誤。宗氏家譜為重盛之後。其實惟宗姓為宗氏。近時則冒稱安徳帝之後。安益甚。所謂帝之山陵者。恐亦出于妄擬耳。

此類則實多。

云。按舊藩主宗氏之祖。平宗盛之子。避難來奔。冒母氏稱宗。後終為地頭。天皇即平氏所出。潛奉以來。終以壽崩。大有其理。蓋當時憚源家之威。稱入水以滅其跡也。史家之所傳。皆據之。爾來霸權橫暴。各利其家。無有問皇統之盛衰者。方今皇運中興。皇靈追崇之典。山陵肅祭之儀。無一不舉者。則天皇晏駕之跡。發見世上也必矣。居修史之任者。添削舊史。修述新史。亦可謂多事也。夜訪郡長松尾家。談論移時。為作如風齋記。
十二月四日。散步近街。

十二月五日。應囑作書數幅。黃昏氣船至。夜半乘船。
 十二月六日。早曉拔錨。風波甚高。困卧不出室。
 十二月七日。曉達長崎。上陸。投外浦町野口屋。午後
 訪舊識小曾根家。觀古硯古書畫。
 十二月八日。發長崎。石徑屈曲。度峻阪。抵茂木。投薩
 摩屋。待氣船之便。是日。行程二里。
 十二月九日。氣船未發。乃乘帆船。是日。西風便便。帆
 腹如彎。抵大江。風轉天陰。舟子操櫓不能進。乃上陸。
 投中村屋。漁村荒涼。僅療飢。是日。行程十五里餘。
 十二月十日。倩村夫負行李。沿海濱而行。石徑崕呀。

噴火山之暴怒
可畏

漁屋農家。稀疎相連。此間屬支道。無一行客。有家深
 江之二村。稍為聚落。路傍皆樞林。土民多製蠟。為生
 業云。抵島原。投萬町荒木屋。是日。行程七里餘。
 十二月十一日。午後散步。街衢長南北。狹東西。市店
 寂寥。物貨甚乏。路傍小溝。引流水。清潔可盥漱。城池
 毀壞。石壁獨存。規模頗宏壯。士族第宅。環城址相連。
 戶數凡三千八百餘。寬政年間。前山破裂。市街村落
 多覆滅。死傷凡一萬人餘。地形變換。土石飛散。成無
 數島嶼。今舟船所碇泊之地。稱湊者。即是也。城地獨
 存舊形。山額半面。如大斧劈之。青白陸離相間。作披

麻皴不生一卉木。蓋溫仙嶽之脈絡連亘相通。噴火餘勢為此災害云。

十二月十二日。召里老問訊故俗。午後抵湊小憩。湊之為地。嶋嶼點綴。防風潮灣形屈曲。碇泊甚便。人家負山一條相連。市聲殷盛。百年前之災厄。變為人民之幸福。造物者之手段真不可測也。乘小汽船入夜。達茂木上陸。投天草屋。是日行程二十五里餘。

十二月十三日。抵長寄。投外浦町野口屋。是日行程二里。

十二月十四日。散步街市。

十二月十五日。奇寒透肌。薄暮風霰至。

十二月十六日。午後乘漁船。夜半投錨。玄界洋風濤甚高。

十二月十七日。曉達博多。夕達赤間關。港亭主人皆舊識。來叙萬福。夜過防州洋。

十二月十八日。午後雨晴。播磨洋風浪甚柔。上船脊閑步。赤石須磨在眼中。黃昏達神戶。上陸投海岸通佐野屋。凡旅館之待客。授一室。室中置卧具燈檠火爐。一浴二飯。飯之貳。不過所謂一汁三菜者。其價通都郵。以圓之五分一左右為例。謂之宿料。而此地之

細筆上筆紀行之本體

宿料。過圓之三分一。蓋東西航客。必由之港。故致物價騰貴也。余經過各道。通覽旅館。居室清楚。飲饌美潔。而宿料最廉者。以東海道為第一。攝西之各國反之。自長崎行程百九十里餘。

十二月十九日。乘瀛車抵大坂。投大川町北川屋。居室面南。燠煖如春。薄暮訪舊友河簪家。情話綿綿。至夜闌。是日。行程十里。

十二月二十日。家書至。自郵便局。披閱慰旅愁。

十二月二十一日。散步近街。商況殷贍。不減舊觀。

十二月二十二日。乘瀛車抵京都。投三條橋東大和

屋。比九年前舊觀。頗覺寂寥。是日。行程十三里。

十二月二十三日。有事赴府廳。訪舊識谷家。詩句贈答。談不及風塵。頗消鄙悒。

十二月二十四日。泥路活活不出戶。蕭然消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抵大坂。投舊友河簪家。談話達曉。

十二月二十六日。抵兵庫。薄暮乘瀛船。

十二月二十七日。紀州洋遠洲洋。風濤頗高。倦卧船室。

十二月二十八日。曉達橫濱。乘瀛車歸家。恰聞正午號砲之聲。是行為日百八十一日。為程千五百七十

里餘。接里老百四名。涉山川二十五州。作筆錄二十
六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附錄雜詩 戊寅七月

過高崎書感

携妻昔日過斯間。勝境名區借盡歡。山水依然人已
沒。輿簾難掩淚闌干。

上州途上書事

養蠶車罷又分秧。村婦艱辛生事忙。知否都門絃妓
輩。身纏錦繡口膏梁。

踰三國嶺

熊蹯鳥路絕人群。嵐氣沁膚風捲裙。三國嶺頭天送
雨。馬蹄踏破越山雲。

自長岡至新潟舟中作
蓬窓終日養詩腸。人世炎涼付兩忘。樹影如浮山影
遠。方三十里水雲鄉。

新潟雜詩

街頭雨後不揚塵。暑熱猶遲北海津。徒跣村童來往
急。滿籃雪塊賣呼人。
乘涼醉客幾徘徊。圍市溝渠十字開。橋上燈光明似
晝。輕車頻載美人來。

海濱所見

滄霖連日不成晴。洋面無風漁艇平。路濕輕鞋痕尚

賣者太熱買者太涼

沙濱有寸前尺退之苦只宜兩

行也

起句開麗胚胎結句

淺沙濱宜是兩中行。

長岡客舍作

窓紗紅映石榴花。午睡醒來日未斜。婢子慇懃能饗
客。一盆越雪一瓶茶。
越雪菓子名長岡名產

妙法寺嶺所見

竹樹圍蹊綠影稠。四邊無地放吟眸。山間寂寞鈴聲
近。群馬駉來石腦油。

栢崎詣伯父國秀君墓有作

露流霜結北邙原。里老長思一字恩。知是旅魂歸有
處。墓名假勒地藏尊。

托不動尊則烈也托地藏尊則慈也烈慈雖異同一智慧

寺泊距佐列十
數里若余短視
者自非得洋鏡
固不可數鑿也

巡田日記

第二卷附錄

寺泊晚望

人家斷續海成灣。倚盡樓欄晚望間。峯巒鑿鑿皆可
數。夕陽紅映佐列山。

赤泊所見

越山浮碧影依稀。沙鳥啼飛向釣磯。料想漁舟獲魚
夥。槽痕一帶截波歸。

相川客舍偶成

秋風孤島始經過。到處山川秀色多。獨怪通宵旅情
淡。夢魂難度北洋波。

濤聲霹靂夢難安。起坐推窓對翠巒。知是金銀精氣

上。滿天星斗夏猶寒。

北陸道中作

茫茫沙漠欲迷津。萬里秋風吹客巾。半月更無無雨
日。孤村時有有文人。濤聲攪夢夢常短。嵐氣入詩詩
益新。自覺鞍頭髀肉瘦。馬蹄遍度七州濱。

書事

山川風景勸文詞。父老言談記口碑。憐殺筆奴無寸
暇。半供官事半供私。

小木港淹留偶成

孤島風潮絕渡航。灣頭待霽獨彷徨。米山彌彥皆相

孤村人少況於
有文乎其村醫
寺僧或有文字
時字可味

半思民苦半思
詩之類

巡田日記

第二卷附錄

三

識隔水越州如故鄉。米山、彌彦山、皆越山後名山。

乘瀛船過親不知所見

巖石啣鞋波打衣。一條險路細於絲。船窓睡起吟眸爽。指點越州親不知。

越中道上

渺渺稻田千里寬。西風動處起波瀾。鞍頭回顧如觀海。猶作舟中一樣看。

金澤客舍

城市紅塵避暑難。客窓獨坐不堪閑。滿籃雪塊賣街上。言是伐來於白山。

親不知之險不知者也

背字無限嬌羞

踏九頭之龍當有登九重天之想筆氣縹緲

水邊到處客成群。四面山巒簇火雲。料想北陸文化遍。街頭鐸響賣新聞。

金澤大橋

石瀨涓涓月影殘。貧涼橋上到更闌。花顏雲鬢良家女。立背街燈噬雪團。

渡越前九頭龍川

川形死似九頭龍。蜿蜒繞來山幾重。鍊鎖繫舟成昨夢。新橋已印馬車蹤。

福井客舍雜詩

對岸桃林濃綠堆。幾層臺榭據山開。河身雨急行舟

黑夜因燈認橋
極是深幽身字
條字句中之眼
也

三高嶺七大河
之對氣宇高大

述田日記

集二卷附錄

四

絕。只有絃歌度水來。
隣樓歌吹亦何妨。獨坐思詩占夜涼。月黑橋身何處
是。燈光落水幾條長。
樹影模糊山影空。桃林數里綠叢叢。輕蓑弱笠行人
少。一道長橋現白虹。
望對岸桃林書感
想像春風妖艷姿。來省恨不及花時。綠陰今日無顏
色。紅顆纍纍子滿枝。

北陸道中作

雨透笠檐風捲蓑。茫茫北陸已經過。四時雪積三高

亦如其山水矣

嶺。百里源深七。大河行旅無期憶家少。淹留有日閱
人多。山陰西海途猶遠。欲賦秋光奈獨何。越後米山
加賀白山。皆夏日有雪。越後信濃川。越中射水川。神
通川。常願寺川。黑部川。加賀守取川。越前九頭龍川。
世謂之河北河

客中偶成

巉巖砂漠路綿綿。囊底常儲傭馬錢。談話親來皆故
老。烟嵐拾盡入新篇。品山評水元無罪。問俗觀風獨
有權。到處廳門加禮待。始驚身是列官員。

福井客舍養疾

客窓養疾一旬餘。且喜門前剝啄疎。山色水光來作

山水為伴自悟
妙理勝於讀數

述田日記

第二篇附錄

五

伴。吟眸背却案頭書。

游阪井港通仙樓醉卧有作

歌吹聲中燭淚連。海樓酒冷夜蕭然。誰知孤室人沈醉。紗帳終宵抱月眠。

小濱客舍

幾道噴泉街上開。風前無事午眠催。豈然小婢來呼夢。磁枕堆盛葛麪來。葛粉若挾名產。透明如水晶。

客舍中元書感

踪跡自憐如轉蓬。中元酌酒幾西東。稚松梢短未遮月。垂柳絲長能引風。官海波瀾身易溺。雲林猿鶴夢

午時點心有葛麪晚酌當有抹鬢矣

領聯寫景頸聯引喻七八顧視第一句章法井然

難同。回思二十年來事。總落高人冷笑中。

到丹後舟中

越山能水已周游。亂蟻聲中樹欲秋。滿路炎塵如隔世。輕蓬載月入丹州。

舞鶴客舍

前山日日火雲堆。客舍坐期風雨來。瞰影侵床避無地。微吟詆筆立徘徊。

宮津客舍

灣灣烟鎖繫輕艇。山抱街衢日易斜。浴後涼攔吟句坐。紅燈照路賣西瓜。

紅燈賣西瓜燈火亦含涼

遊山日記 第二卷附錄

天橋立

青松一帶欲浮空。十里沙洲死白虹。暮汐晨潮摧不
得。千年橫絕碧灣中。

出石客舍

溪水一條穿市陌。山巒四面擁城墀。旅窓恰好謀微
醉。正是香魚上網時。

曉起

雲氣圍檐客夢閑。床頭燈火滅明間。曉來起捲樓簾
望。失却前朝所見山。

但馬道上

但馬道上

得松魚可大醉
得香魚可小醉
微字襯香魚

山家曉起之時
往往見此景况

秋風吹雨送新涼。萬頃稻田花氣香。隔水街衢市聲
鬧。長橋渡盡是豐岡。

豐岡客舍

背却前街車馬塵。樓欄好與水禽親。滿川暮雨揚陰
暗。只見投竿不見人。

湯島客舍

釀雨濃雲咫尺橫。靈泉浴罷客眠清。曉來推戶呼奇
絕。四面山巒一夜生。

東隣西戶客常盈。一語親來抵弟兄。路上相逢便相
揖。只知面貌不知名。

寓湯戶而與生
人得親熟實如
後首余欲言之
遂不果也

遊山日記 第二卷附錄

圍棋於風光
影之際蓋為十
分清快未贏而
氣已贏者也

遊津居山水樓圍碁

簾外嵐光動。攔前帆影行。手談猶未盡。夕日到楸枰。

葭湯島至因幡途上作

怪禽竒草不知名。雲氣翻從鞋底生。險阪纔過未收汗。顏頭已有峻峯迎。

因州道上

滾滾長江流勢斜。烟籠城市幾千家。天工折半全州地。一作青山一白沙。

鳥取客舍聞舊友木下公彬下世愴然書懷
生別終為死別離。難追文酒十年親。我洋秘曲憑誰

奏。天下知音少一人。

伯州道中

幾條溪水繞村家。翠樾穿來又白沙。到處秋晴田野闊。西風一路木棉花。

村礎野碓夕陽陰。古驛炊烟暮色深。隴畝屋茅高尺許。連畦避日種人參。

米子客舍即事

山陰山水半周游。留寓秋風錦海頭。鱸膾明朝應勸醉。隔灣青嶂是雲州。

雨中渡錦海

錦海米子灣名
鱸魚松江名產

與漁洋之詩同
用西風之字而
押花但異晴雨
耳
避日之字卷三
極之訣

遊日記

第二篇附錄

風不搖三字呼
起三四之句

雲山已近伯山遙。十里長灣風不搖。柔櫓聲中眠正
好。一蓬煙雨畫蕭蕭。

松江客舍憶丙寅流寓之事。愴然書懷。

湖畔流離賦慨歌。戎衣半歲不思家。再游今日身猶
健。又見秋風上菊花。

舟度穴道湖

粉壁青甍轉首空。布帆便便飽東風。蓬窓洗盡人間
熱。穴道湖心烟雨中。

拜先考墓

慙謝墳前誓額踈。十年流落立身初。家門猶有餘慶

人家有讀書
以易而困難只
此難事可以報
先考矣

在。兒輩雖童解讀書。

書懷似石州諸友

人生休復歎零丁。要以芳名照汗青。衛鶴乘軒非願
貴。秦松得爵豈加齡。書耽姿態終無骨。詩寫心胷始
有靈。眼界風雲皆是學。不須腐史與殘經。

展故舊墓

碑頭時見舊題書。屈指年光幾度除。累累荒墳多故
舊。滿籃花草柝無餘。

過濱田城市書感

山皆濯濯水成支。海口唯存舊日姿。十二年前兵燹

感舊之語使人
凄然

迹。滿田黍稷自離離。

觀劇行似石州舊友。

醉步踉蹌欲僵。衣袖認得雙巴章。邂逅舊僚饒糟肉。故君忌辰恍如忘。癩啞變貌猶容易。媼酒謀離豈尋常。劍身鏽蝕紅欲腐。誰料心膽百鍊剛。泥飲卧床。齁齁睡。歌絃纔絕夜未央。劍鐔暗號響鏗爾。舉手麾兒避短牆。殺音高低表醉態。啓函懷書語匆忙。起剔簷燈密一讀。女流文章數尺長。樓上美人牀下賊。一顧愕然滅燈光。吾性堅忍目無滌。瀕死臨飢心未傷。別有一片痴情在。好觀演戲忠臣藏。雙眶紅腫竿肝

忠臣藏俗語詩即雅蓋由其

筆之雅也他人學之則成狂詩矣今時無君臣如是而過十數年則後人視前代復讐之士當為狂且亂矣噫

今世刀劍皆廢況於弓矢乎弓矢只屬藁人此二句可以傲士類矣

液。淚滴千行又萬行。世波滔滔逝不返。上下名分屬荒亡。犯上作亂人不怪。名奔利走世皆狂。嗚呼君臣大義今已矣。獨有音容存劇場。

石州道中

沙濱度盡又嶙峋。樵語漁言日日馴。路到山村天忽黑。茅花墻外似招人。

拾啄成羣雀語頻。田禾刈盡曝秋旻。村翁不敢拋常慣。弓矢添威立藁人。

展從兄山本知新墓

人世浮沈感慨多。墳前憶舊淚滂沱。村氓猶識崇忠

義墓皆如林立塔婆。

長州道中

村家斷續路西東。牛犢車車彌暮風。萬頃蕎田花似雪。畔頭斜種雁來紅。

翁出南阡孫北阡。農家高戶畫蕭然。秋晴到處耕牛閒。鋤起稻田為麥田。

宿河原驛即事

破窓風冷月揚明。烟火蕭條欲二更。知是村家人未寐。夜春聲接搗衣聲。

赤間関所見

三四宜混入渭南集中

文字関頭潮勢平。彌陀寺畔晚烟橫。東西飛船航行開。漁笛晨昏不斷聲。

赤間関客舍值重陽

離家已過十旬強。葛屨晨昏將履霜。蠻雨瘴烟行役遠。山陽盡處值重陽。

途上書事

辨義論權得喪分。訟庭人跡亂如雲。街頭揭示知何事。多是某家傾產文。

舟到小倉

征路恰逢蘭菊秋。秋風不用動鄉愁。豐山筑水如迎

通首自然奇古

一結悠然

我柔櫓隨潮到九洲。

過耶馬溪

怪石奇巖妙入神。雲烟濃淡變昏晨。山靈猶似粧顏色。斜把紅羅繞刺皺。品評自入賴家詞。耶馬溪名天下知。游覽只須呼妙絕。奇巖簇簇出雲時。

守實客舍值十三夜

十三夜月不堪涼。豆栗勸盃秋味香。誰料遠游千里外。豐山深處賞清光。

自豐前經豐後筑後至筑前途上作

時妙絕三字古人所云喚奈何之意
余四十年來賞中秋而少賞十三夜蓋不堪其涼也才子在深山而值此夜孰其英將在海

耶

峻阪多於州界聳。急溪旋近海邊平。水通山迫十餘里。兩筑二豐終日行。

謁大宰府神社書感

紫海茫茫月隱煙。輿論誰不惜忠賢。德薰中國古姬旦。名遍異邦令樂天。禹禹鹽梅功半秘。文林華實事多傳。遺靈千歲應瞑目。無復當年外戚權。

筑前道中

樞林蔗圃地成隣。市近蹄輪來往頻。父老從來何所禱。村村立石刻庚申。

箱崎

余亦以伊周為對而頌公矣

立庚申石不必禱神以表岐路也父老之懇可謝

伏敵門頭澹夕暉。松林一帶擁苔磯。沙濱欲問征韓事。潮穩漁翁猶未歸。

博多翹望

歌舞樓臺待泊船。灣灣暮色轉蒼然。滿街知是新材之。屋上風飄石炭烟。

筑後途上書感

梅雨分秧北陸州。游踪經復又經秋。自驚千里離家久。西海道中省獲收。

途上所見

鎌影縱橫映夕暉。獲收時節雨痕稀。農翁不禁兒孫

學挾冊。遲從鄉校歸。

又留米雜詩

眼界豁開村野連。長流一帶界肥前。滿街到惠機聲盛。織出花紋紺木綿。

過田原坂戰地

田原坂上路橫斜。亂後風烟感慨加。戰血猶留生氣在。枯櫻老杏孕狂花。

詣加藤公墓所見

石磴層層樹影遮。墳前日夜盛香花。癩翁雙嫗拈珠數。擊鼓歌來妙法華。

筑後紺木綿之佳織亦亞薩摩者歟

公之猛如夜叉而慈如菩薩誦妙法華良有故

也

細川藩士衣背
描君家之章而
其心不背君也

熊本雜詩
城壁挺然存舊形。經災街市轉零丁。高眸濶步知何者。衣背多描九曜星。
連街樹木蔭人行。日夜蹄輪不斷聲。傘影履音來往。開。女兒服飾學東京。

薩州道中

度水踰山三日程。蕎田薯圃路縱橫。可憐章服衣裳女。徒跣能擔新炭行。
敗屋頽簷村落荒。松林十里雨茫茫。路傍標石知何義。楷字彫來石敢當。

鹿兒島雜詩

爛柱焦慶路上橫。幾條街市半經營。橋西果店兒童集。不買霜柑買蔗莖。
南國殘炎蚊陣多。夜涼好向水邊過。放歌街上人來往。不省廳門違式科。

訪舊友山崎家賦贈

花晨月夕競詞葩。宿昔雄心事易差。今日官遊踪跡遠。蜻洲盡處醉君家。

上淨光明寺山

新墳累累表其名。面面香花洒掃清。壯士猶留餘憤

東京之兒童近
年大嗜霜柑見
蔗為下等不復
買也

結句奇而壯

否。滿山殺氣動銘旌。

大隅海濱多獲長身魚其形如刀身蒼白有

光俗號太刀魚偶然有作

長身尖首綵玲玲三尺寒光似發矚壯士腰間今廢

棄旋於鱗族見遺形。

宮崎客舍

水近樓臺暮色清。一痕過雨月微明。沙洲認得燈光

動。烟外何人喚渡聲。

旅窓燈影滅還明。水驛蕭蕭夜幾更。知是滿街人早

起。曉來破夢桔槔聲。

名刀之靈不堪
不平而為魚放
光旋自慰乎

延岡雜詩

水抱城山流勢雄。長橋二道似飛虹。急湍風冷香魚

老。早有漁郎飲釣篷。

日豐國界山中所見

澗壑重重降又躋。犬鷄聲絕野猿啼。一條電線標郵

路。幽谷深山道不迷。

大分客舍即事

經歷山川跋涉難。海城駐杖有餘歡。客窓先講綿衣

計。風雨淒淒送驟寒。

私稿公文費細評。孤窓寒雨徹晨鳴。凍衾自是眠醒

昔者後醍醐帝
垂于野電光殿
暗今者士庶以
電線為道豈非
大幸哉

早。卧聽厨人斷菜聲。

別府雜詩

山脈綿延灣港開。滿街無處不章臺。誰知泉質硫礬外。別混佳人紅粉來。

舟過平戶灣所見

水勢彎環潮不平。幾條街市負山橫。甍、皴、壁、缺、可、明、辨。夕照斜懸平戶城。

長崎港所見

風寒灣口水澄澄。忽怪螢光落又升。知是泊船能守令。檣頭面面上舩燈。

平戶亦為富藩而屹立於海中其城市想應繁美讀到第三句驚其荒涼也

丁令威警唐宮而後厭胡塵至子我土興亡之感不得不也

游花月樓觀鶴枕書感鶴枕者唐明皇宮中遺物云

宮掖曾勞夜夜鳴。章臺好是托殘生。漁陽鼙鼓今安在。默聽佗樓絲竹聲。

發長寄到二島舟中作

肥筑豐皆車轍平。薩隅日是馬蹄傾。九州游遍未歸得。又向雲烟二島行。

對馬雜詩

孤島風濤送早寒。微吟立盡夕陽灣。游踪難復踰疆域。决皆朝鮮百里山。

洛支那禁禁而游朝鮮有禁固朝鮮不開化乎

朝鮮之話將猿
耶將虎耶

峯雲常繞侯家館。潮水如浮漁父門。孤島恰逢霜信
後。滿山紅葉映朝暾。
宛轉市街重嶺回。潮烟雲氣滿樓臺。料知山外有村
落。羣馬頻馱薪炭來。
客心日夜待歸船。風霰敲窓晝寐然。獨喜亭翁慣航
海。慰閑子細說朝鮮。
島原客舍
孤亭客散暗燈檠。篔水涓涓不斷聲。夜半眠醒疑雨
至。滿窓缺月未收明。

偶成

二句說不安而
及安字法綿密

自古商途多躓倒。於今官海易沈淪。世間誰識安身
地。翰墨林中常有春。

舟渡長崎

周遊三道幾山川。行役匆匆已半年。萬里西風吹不
歇。船頭始向故鄉天。

舟中作

夕發長寄朝馬關。舷窓風動倦眠間。一篇詩句添刪
半。已過四州三備山。

書懷寄如意山人

虎嘯風兮龍駕雲。滿朝俊傑偉勳新。他年青史編成

三四本於李笠
翁

卷二 雜詩 附錄

日。隱逸傳中纔有人。

京都雜詩用前韻

山川依舊藹祥雲。民俗儉勤工業新。街市今無無稅物。徵求獨免賣文人。

兵庫客舍

客心寂寂向誰開。海驛寒風春未回。記俗文書添又削。憶家涕淚拭還來。寒濤岸近疑搖屋。飛雪窗昏怯損梅。多少感情無慰處。楠公暮畔獨徘徊。

稅稅與喉病音通甚則氣絕而將死今世之人皆在病而文人獨免之然文人亦屋稅地稅在稅稅之中也隱

梅花之清苦反貼楠公用意可見

